


021

# 海鷗

四幕劇

柴霍夫著 芳信譯  
世界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四月初版

海鷗

價國幣六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 著 者 柴 霍 夫  
譯 者 陸 高 誼  
發 行 人 世 界 書 局  
出 版 者 世 界 書 局  
發 行 所 世 界 書 局

## 獻辭

用全部的熱誠和敬意，感謝允許把他的一篇優秀而生動的譯文「柴霍夫與海鷗」給予本書作爲一個序言的費明兄；同時還感謝愛好海鷗，像愛好一篇偉麗的抒情詩似的，極力激勵我把它譯出並且替我服校閱的苦役的維基；最後，還要感謝，正當所謂改編的古裝的腳本站在時髦的尖端上的時候，願意把像海鷗這樣可以說是「不鬧熱」就沒有「生意很」的東西印行的陸高誼先生。

## 柴霍夫與「海鷗」

蘇聯聶米洛維赤·慶慶果作

—

柴霍夫在梅里霍夫寫了「海鷗」。梅里霍夫這個地方離莫斯科有兩三點鐘火車的路程，然後再在小樹林裏走村路十一俄里便可以達到。莊園裏有一座十分高大的平房，時常有客人到那裏去拜訪。柴霍夫總是喜歡，在他週圍老是有說有笑，快快樂樂的。但是不管怎樣，他却能夠隨時擺脫一切，跑到自己的書齋去，記下新的思想，寫出新的形象。

有一個很好的花園，花園裏有條筆直的美麗的小徑，和在「海鷗」裏所描寫的，特別甫勒夫在那裏佈置他的戲院的地方一樣。

每在黃昏，大家都玩投壺的遊戲，也像「海鷗」裏一樣。

這幾年和柴霍夫親近的朋友是一個新進小說家波達平果，他發表過兩篇小說：「某大人的祕書」和「實際的公務」，一下子便出了名。他是從外省來的。他很會交際，具有稀見的，悅人的，敏捷的，週到的智慧。他是一個樂天主義者，經常快樂，也使人快樂。唱得也很不錯。寫得很快，寫了很多；他所寫的，他並不怎麼重視，甚至自己還嘲笑

自己的作品是一個真誠、樸素、意志軟弱的人，生活很浪費；對於柴霍夫很敬愛，並且完全承認他的優點。女人們很愛他。大多是因為他自己愛她們，而且主要是他善於戀愛。

許多人以為，「海鷗」裏的托里哥林是作者的寫照。連托爾斯泰在一個地方都是這樣說。我却永久不能排除一個思想：托里哥林的模型正就是波達平果。

寧娜·柴勒西里贈給托里哥林一塊浮雕的紀念像，紀念像上刻着托里哥林的一篇小說裏的句子：

「假使你需要我的生命，你就來把它拿去吧。」

這句子摘自柴霍夫自己的一篇小說，這句子有一種柴霍夫型女子所特有的自我犧牲的精神和質樸的氣息。這使人聯想到托里哥林就是作者本人的化身。其實這是一個偶合。也許，柴霍夫是愛這個強烈而柔和的貞淑表示，所以便把它重述了。

對於托里哥林的個性的特點，最重要是他對於女人的關係，但是這種關係並不類似安東·柴霍夫，而對於波達平果的形象却比較接近些。

當然，在總的方面說，這既不是這一位也不是那一位的寫照，而是又是這一位，也是那一位，以至於第三位和第十位。

「海鷗」是一篇非常真實的作品，許多小節簡直可以從梅里霍夫的生活中取攝出來。甚至於有人說，做寧娜的模型的女人，似乎就是安東·柴霍夫的妹妹的女朋友。但是這雷同的綫條，在這裏也是偶然的。這樣的少女，

那時候是很多的。她從偏遠的僻地，從陰暗的平口中掙扎出來；找到了事業，她可以把自己整個「獻身」給這事業；熱情而柔和的把自己犧牲給「它」——激動她的幻想的才能。當我們的女權還十分受限制的時候，戲劇學校裏便充滿了這種由外省前來的少女。

二

安東·柴霍夫先給我寄來手稿，然後又親自來聽我的意見。

我不能解釋，為什麼當我詳細而久長的討論劇本的時候，他的身形這樣深刻的銘入我的記憶。我坐在寫字台前，面對着手稿，他靠窗戶站着，背朝着我，像往常一樣，兩手插在袋裏，他沒有回頭，至少限度，在半小時以內，他沒有吐出一個字。毫無疑義，他是非常注意的聽着我說話的，同時他似乎又在注意的監視着小花園裏的我的住宅的窗戶面前所發生的什麼事情；有時候他甚至於就近玻璃去細細觀察着，幾乎把頭要轉過來。這是要使自由發表意見，不用相逢的目光來使我尷尬呢，還是相反的，這是爲了保持個人的自尊心呢？

在柴霍夫的家裏，大家不歡喜很揭露自己的靈魂，他那裏所有的好人物都是敏感的，沉默的，自持的。關於我起初的印象，我是怎樣對柴霍夫說的，現在很難說，我並且不敢重新「編造」。「回憶」的最大罪過之一是：假使講述的人混淆，什麼時候發生什麼事情，並且他覺得一切他都是很清楚的預料到的。

我自後對於「海鷗」的行爲是十分顯明的，這時我對於柴霍夫的創作真是懷着愛心的。大概我對於這劇

本的構造部分和舞台的形式，我給他很多建議。我被認做是舞台的專門家，大概我是把我所試用過的舞台方法和他真誠的商討了一番。但這對於他不一定是要的。但是有一點我是記得十分清楚的。

那時所編的本子第一幕的結局是一個極大的意外：在瑪麗和杜恩醫生的那場戲裏，突然說她是他的女兒。以後在劇本裏關於這一點便沒有再提起一字。我說，兩者必擇其一，或是把這意思一定加以發展，或是把這意思應當完全放棄。尤其是，假使把它做第一幕的結局。照戲劇的本質說，第一幕的結局應當把劇情急轉，使這劇情在今後能有發展。

柴霍夫說：「觀衆不是歡喜在一幕之終了，在他們面前拿出一支上了子彈的槍嗎？」

我說：「一點也不錯，但是後來應當讓它發射，而不是在閉幕之後間歇的時候，把它隨便拿開。」

似乎，後來柴霍夫會不止一次重複這句話。

他同意我的意見，把結局修改了。

當談到排演的話時，我說，終於他該把劇本給小劇院上演的時候了。已經開始談到怎樣分配角色，柴霍夫突然遞一封信給我。

是林斯基寄給柴霍夫的。

林斯基是小劇院的第一名演員，尤靜才剛剛佔據這樣相近的地位，是俄國最有吸引力的演員中間的一個。照吸引力的強大來說，現在能夠和他相比的，只有卡却洛夫。



他是新型化裝的，良好形像的一個不可思議的大匠；他歡喜寫生，本身幾乎就是藝術家。這時他已經無意做演員的事業，歡喜準備角色，把角色演過三次，然後演演便退休了。所以他全身全心的獻給學校，學校戲的導演，新幹部的訓練。

他敵視他的戲院的行政當局，並且他也並不諱認。他幻想創造舞台工作的新條件；他把他的學生造成一個新的戲班子。

在我的回憶裏，我會屢次回到林斯基的身上。在我所有的劇本裏，他幾乎都曾演過。我和他住得也很相近。近來學校事業和對於小劇院的不滿特別使我們親近起來。

他比我們大八——十歲。柴霍夫很重視和他的相識。

那封信是關於「海鷗」的事。原來林斯基已經讀過這劇本，他這樣寫道：

我是多麼重視你的才能，你是知道的；我是多麼愛你，也是你知道的。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必須對你十分坦白。這是我對你的最友誼的忠告：你不要為戲劇寫作了。這完全不是你的事業。

那封信的意思是這樣，他的口吻是非常堅決的。似乎他甚至於拒絕批評這劇本，他認為這劇本對於舞台不相當得到這個程度。

柴霍夫曾否把「海鷗」還給小劇院的什麼人看，我不記得，但是它的命運立刻轉移到彼得堡去了。

在莫斯科，在小說家和教授的集團中，柴霍夫最接近的是「俄羅斯思想」雜誌。這不是很快發生的事情；這雜誌顯然是自由主義者，編輯是戈里切夫。這雜誌一向把柴霍夫當做是無思想的作者，對他的態度很是謹慎。但是民衆對於柴霍夫的敬愛是這樣鞏固和擴大，最後，「俄羅斯思想」也不得不屈服而邀請他了。不久，他們之間便建立了最密切的關係。

這雜誌的發行人是一個很有錢的商人拉夫洛夫，是顯克維文和奧什斯基的波蘭文的好譯者。他真誠而熱中的接受了當時自由主義的誡命，他學會在晚餐的時候演說，他竭力努力不要落在他的編輯和朋友戈里切夫之後，他在莫斯科的大私邸和別墅裏舉行朋友與雜誌有關的文學家和青年女子的集合，作熱烈的談話，進美麗的晚餐，作演說，打紙牌，雖然豪飲，但是這裏的聲調，從來沒有降低到鄙俗的程度。

尤靜，波達平果和柴霍夫都是這裏經常的，敬愛的貴客。

這是在莫斯科。而在彼得堡，雖然他們和小說家集團有極大的關係，但是他們却是被蘇伏林所占有的。這是一種很奇怪的關係。蘇伏林有一份在俄國最有聲譽最有勢力的報紙「新時代」，柴霍夫不會重這報紙，並且認為參加這報紙對於他是不便的。只有一次很短的時期，他被說服了，他在那裏發表了兩三篇時事小說，但是是用別的筆名發表的。

他和蘇伏林本人有密切的關係，和他和他的家裏的人都是有良好的關係的。

蘇伏林也是愛柴霍夫的才能的。他們之間有很廣泛的通訊，他們甚至於一同在外國旅行過，那次旅行，柴霍

夫對於支出中的自己的一部分，曾特別拘泥小節的計算過。

柴霍夫對於蘇伏林怎樣，很難斷定。但是他不能不尊重他的新聞記者的才能，他的組織者的才能；蘇伏林除了有當時銷數最大的報紙之外，還有俄國最好的出版所，柴霍夫所有單行本的書，都是在那裏印行的。而且蘇伏林還有一個很大的自辦的戲院，不過柴霍夫對於他的戲院，也像對於他的報紙一樣，是持否定的態度的。

「俄羅斯思想」對於「新時代」對於蘇伏林，以及對於他的全部事業，當然都是持激烈的敵對態度的，並且對於人和事的態度，自然也是一貫的分不開的。柴霍夫在他的一生中最後的十年，一直是和「俄羅斯思想」發生關係的，他照他自己的意見把這兩重性的問題解決了。

#### 四

蘇伏林很歡喜「海鷗」，他便自己拿了這劇本去在皇家劇院上演，七年前這戲院演「依萬諾夫」曾獲得極大的成功。

據說，事情是這樣。

柴霍夫曾到彼得堡親自參加排演。演員們都很着急，好久不能照着作者的意思，各自瞭解形象，不能找到相當的音調。大概，演員們把他們用得厭膩了的刻板法，很苦惱的翻來覆去的撰擇，覺得所有的刻板法，無論對於這些台詞，無論對於這些場面，都不相當。沒有什麼可以用來演的，那就是說，往常都能保障成功的「氣質」方法，個

人的「小玩意」在這裏却没有應用它們的這種場合。

這是一批最好的演員，他們都敬愛這位戲曲家柴霍夫，他們拿出全力來要滿足作者。

柴霍夫是不會給演員作建議的，甚至於後來，他和藝術劇院的演員們工作的時候，他都不會。他總以為一切是很顯明的：

「我都寫在上面，」——他回答問題說。

他對導演說：

「太作了。」

這並不是說，演員們演得很過份了，這是說，演員做作感情，做作形象，做作台詞。怎樣演呢，什麼也演不出，這是誰都不能暗示他們的。尤其是作者，更比誰都難於暗示。

他說：「要把這一切演得完全平常，像在生活裏一樣。要這樣，似乎得像每天都談這些說話一樣。」

說來容易，然而這是最困難的！

這些演員中間的每一個演員，大概都演過角色的，當演員完全和角色混為一體的時候，因為混為一體之後，已經完全不再是演戲，然而印象却是非常深刻的。但是誰會想到在「海鷗」裏達到這個呢？怎樣隨便的讀出那些非常平凡的句子，以使這戲有戲劇性，不覺得寂寞呢？

沒有信仰，在作者之前詔婚的演員們，決不會相信他們在舞台上所做的東西。連導演都不相信。但是誰都沒

有批評：「這戲應當延期演出；應當研究，排練，表達劇本裏所含的深義；決不能這樣子就把劇本搬演在觀衆面前；還有，有一種作家的作品，觀衆看完之後，在出口處的衣架旁邊，便把他門的名字忘了；我們決不能用對付這種作家的態度，去對付真正詩人的作品。」

公式化的態度，公式化的事情。於是，雖然被人敬愛的作家親自到場，雖然彼得堡最有勢力的蘇伏林從中幫忙，但是事情終於弄到這種地步。

戲劇殘酷的失敗了。這是戲劇史上稀有的一次失敗。從第一幕起，觀衆和舞台便沒有發生聯系，沒有得到共鳴。最有詩意的地方，觀衆竟報以大笑。寧娜的最偉大的獨白：「人們，獅子，鴛鳥和鸚鵡……」聽起來竟像乏味的奇談。以下，觀衆狐疑的眨着眼睛，聳聳肩膀，默默地和落下的帷幕告別。在間歇的時候，有人噓，抱怨。在戲劇快要終了的時候，在戲劇的結尾上，台後發出槍聲——這是特別甫勒夫自殺——之後，杜恩爲使阿卡汀不要驚惶，說：

「沒有關係，沒有關係，這是輕氣筒炸破的聲音，」觀衆竟哈哈大笑起來了。

最後一次帷幕是在全場噓囂之聲中落下來了的。

可憐的作者！可憐的柴霍夫！在這整整三小時受辱的時候，他一直在台後掙來掙去，竭力顯得若無其事的样子；他看着，人們怎樣在他的身旁走過，很拘謹的避免和他接觸目光，說幾句偽善的敷衍話。大概，他曾屢次想起林斯基的信和他勸他不要寫劇本的友誼的忠告，並且詛咒那些說服他的人罷。已經在全俄羅斯受人敬愛，被人熱中的作家和詩人，竟處在這種地位！

戲演完之後，安東·柴霍夫上那去了？平常總是一夥人大家在飯店裏聚會。蘇伏林家等候柴霍夫去吃晚飯，據說，每逢獻演之後，他的家總有許多人聚集。但是無論是在演員飯店裏，無論是在蘇伏林家裏都沒有柴霍夫。誰都沒有看見他。原來他却長久久的上海岸上徘徊，在這朔風逼人的秋夜。他因此受了涼，重翻了沉重的宿病，縮短了他的生命！這事後來傳為軼事。

他甚至於沒有和誰見一面，第二天一早便離開彼得堡了。他只給自己人寫了一張便條：

戲劇嘩啦的倒下了，灘場了。劇院裏是狐疑和恥辱的沉重的空氣。演員演得很糟很壞。從這裏可以得到一個道理：不該寫劇本。

## 五

戲劇觀衆的評判比讀者羣衆的評判要難受得多，因為一篇小說，某人在某時讀過，某人在某地寫篇批評文章，作者並不成爲總矢之的，然而戲劇呢，先是成千的觀衆異口同聲的把他們的評判簡直噴吐在你的臉上，這種評判是一無考慮的，沒有審慎過的，毫無情面的，然後又是所有報紙都一連好幾天的根據演過的戲，討論你的作品。

奧斯特洛夫斯基晚年從來不參與他自己戲劇的獻演，也毫不閱讀批評。稱贊「海鷗」的只有蘇伏林一人。其餘的人寫道：

「……活像千百萬隻蜜蜂，山蜂充滿了觀場的空間，「面孔羞得發燒，」「從意識，文學，戲劇等一切觀點來說，柴霍夫的戲劇倒也並不壞，但是太不合情理了，」「劇本糟得不能再糟，」「這戲也不知究竟是劇本還是喜劇，使人起一種索然無味的印象，」「這不是海鷗，簡直是野鳥」……

這是批評俄國文學中的最有詩意的一篇作品的批評！

正巧十月整月我離開莫斯科而到一個僻地去寫我的「生活的價值」。柴霍夫寫信給我道：

我的「海鷗」在彼得堡第一次上演，便大遭失敗。戲院呼吸着怨恨的空氣，空氣由於嫌惡而重壓下來了，我因為體質的關係，像炸彈似的，飛離彼得堡了。都是你和蘇姆巴多夫的錯，因為這是你們逼我寫的劇本呀。還有一封信裏有這樣一句：

這種劇本我永久不再寫，不再上演了，即使我能活到七百歲的話。

同季，聶米洛維赤·唐慶果的「生命價值」上演，獲得很大的成功。聶米洛維赤·唐慶果自知他的劇本遠不如柴霍夫的「海鷗」，但兩者演出的成績相比，竟有這樣的懸殊，很使他悲哀。同時，這兩劇的成敗相形之下，也更增柴氏的苦悶。他陰沉得連說話都少，寫作都少了。他的病加重了，他的早卒，實與此有極大的關係。聶米洛維赤·唐慶果認為「海鷗」的失敗顯然是舊劇院組織不良所造成的。於是他便幻想建立一個新劇院。他想起戲劇愛好者史達尼斯拉夫斯基。他決定到莫斯科去和史氏談談。

他和史氏舉行了俄國戲劇史上十八小時的有名的談話。決定建立後來改稱莫斯科藝術劇院的「通俗藝術劇

院。」經過許多困難找到了創辦的經費。

這時，一八九七年，柴霍夫被憂鬱加甚了他的病體，肺病形成了。一八九七——一八九八年冬，在德國民采城養病。

聶米洛維赤·唐慶果向柴霍夫要「海鷗」，柴氏拒絕了。一八九八年十月十四日新劇院成立，第一戲上演「佛陀爾皇帝」。柴氏後來對這劇院漸起好感。

但是藝術劇院因受經濟的限制和當局的壓迫，却境况日非起來。藝術劇院負了很多債，在破產的前夜，決定上演柴霍夫已經答應的「海鷗」。藝術劇院的命運，完全繫於「海鷗」的這次演出。「海鷗」獲得戲劇史上空前的成功。藝術劇院更生了！新戲劇誕生了！海鷗成爲藝術劇院的標記。直到現在，該院的戲幕上還繡着海鷗，說明書上還印着海鷗。

下面是「往事」裏的第十一章，紀述「海鷗」演出的情形。

## (一)

「海鷗」獻演之前的情緒，獻演的性質。歷史意義的成功。新戲劇的誕生。給柴霍夫的電報和信。

情緒是神經質的。不只是在參加「海鷗」演出的人們中，並且在整個戲院裏都有這樣的情緒。覺得暴風雨就掛在頭上。青年劇院的生存完全繫於這次的演出。況且排演並沒有使人得到絲毫成功的信仰；往常不參加演戲而坐在暗黑的場子裏的演員們，或是和劇院接近的其他人們，常在演完某場戲或是某幕戲的時候，突然跑到導演桌跟前來，表示欽佩，然而這次排演，却絲毫沒有這樣使人高興的插話。平時，這種插話是最能鼓勵導演和演員的。這一次，這樣的事情絲毫也沒有；暗黑的排演的觀場，默默的聽着，默默的走散。雖然是非常專心注意的，但是，



似乎誰都不敢說什麼預言。還有那柴霍夫的妹妹——瑪麗雅·巴夫洛夫娜更加甚大家的神經質。這時安東·柴霍夫住在雅爾達，他的妹妹知道他是怎樣焦急的等候着這戲的演出，她說，他因為對我讓步了，他自己詛咒自己。她本人神經質的不安着，傳染得戲院裏所有的人們都神經質了。她是和演員們認識的，她竭力探聽，戲排得怎樣，但是絲毫安慰也沒有得到。她不止一次的來懇求打消這戲的演出，並且提醒我的諾言：假使沒有成功的信仰的時候，不讓「海鷗」去上演。

在上演之前一天，雖然彩排的經過情形很好，但是史達尼斯拉夫斯基向我提出幾乎是正式的要求：公演必須延期，重新再繼續排練。我回答他說，據我的意思，這戲已經完全排好，用不着再延期了，照彩排的情形，一定會成功的，假使演出終於沒有什麼成功，現在也沒有辦法可想了。

「那末把我的名字從海報上剔下罷，」他說。

在海報上所寫的導演，排着我們兩個人的名字。

我不記得我把他說服了還是我簡直沒有聽他的話，但無論如何，他的名字並沒有從海報上剔下來。在獻演前夜的晚上，我不記得是演什麼戲的時候，當我在台後走過的時候，在舞台出口前面躡着步的維斯聶夫斯基兩次走近我，耳語的說——在演戲的時候，舞台上只能這樣說話：

「明天一定有偉大的成功。」

第二次，拿兩拳在他的胸前震搖着說：「符拉奇米爾·伊萬諾維赤（聶米洛維赤·唐慶果的名字和父名）」

他相信我，明天的成功一定是很大的，很大的……

這是唯一堅決的聲音。這小小的事情，成爲不能遺忘的事跡。

(二)

十二月十七日新曆三十日，戲院沒有滿座。柴霍夫的戲劇的獻演沒有賣滿座。

照演員的舞台位置來說，第一幕便已算很勇敢的了。照作者的意思，一定有一條一直越過下着帷幕的小舞台的小徑；這舞台將演特列甫勒夫的劇本。當幕開的時候，代替佈景的，是看到湖沼和月亮。當然，無論在什麼戲院，一定要在右側或是左側給觀看這戲的劇中人，佈置一張長凳。但是我們却沿着舞台的腳光佈置一張很長的長凳，簡直就在提示處的前面；這長凳的左面是一個樹樁，瑪霞將坐在那上面。此外，左面還有一張長凳。劇中人就分佈在這張長凳上，背向觀眾。因爲月亮還在後面，所以台上是暗的。又是這樣陰暗，又是這樣佈置的長凳，這已經要更加使我們的敵人好笑了；那些對於這次演出，毫無成見的，很普通的看待的，促使他們更感到一種日常生活似的平凡；以後月亮要照亮大家。佈景的部分以一種夏夜的生動的情緒，充滿舞台；人物沒有些微誇張，沒有絲毫矯飾的緩慢的動轉着，說話也非常平常而緩慢，因爲在舞台上所進行着的全部生活是平凡而有延續性的，首調是平常的，啞場不是空洞的，而是充滿着這個生活，這天黃昏的氣息的，顯出不調和的觀感的啞場，是暗示一種性格，濃淡參半的調和。情緒漸漸緊密起來，集成成爲一個諧和的，整個有生命的音樂合奏。對於戲劇的耳朵和眼睛不

平凡的各種小節，例如瑪霞嗅鼻烟，穿黑衣服（「這是我生命的喪衣」）每一個人物的反覆出現，純潔，美麗而又十分平凡的言語，——這一切漸漸吸引觀衆的注意，迫使他們靜聽，他們自己不知不覺的完全獻身給舞台了。觀衆不再感覺這是戲劇，這平凡這堅強而有力的漫漫之夜，這濃淡參半的調合，猶如把觀衆迷惑住了，那些在演員的語聲中所迸裂出來的隱隱哀愁的節拍，猶如把觀衆着了魔似的舞台上的東西，正是到過戲院的那些戲曲家所多年幻想的東西，——這是普通人事中的「真實」的生活。這雖然是舞台上的生活，但並不是戲劇的生活。柴籬夫是喜愛象徵主義的，他的特列甫勒夫無疑是在這種，那時算是十分時髦的文學派別的影響之下的人物。

最冒險的是寧娜的獨白。被月亮照耀着，在石塊上的一個哀愁着的身形，從舞台上傳出：

「人們，獅子，鷲鳥和鸚鵡，有角的鹿，白鷺，天鷲，住在水裏的沉默的魚，浮萍草以及那些總而言之，眼睛所不能看見的一切生命，一切生命，走盡了他們可悲的一生，都熄滅了。已經千千萬年，大地不負載一個活的生物，所以這昏黃的月亮是空自燃着她的火光。鷺鷥已經不在草地上啼着一聲的醒了過來，菩提林裏也再聽不見有五月甲蟲的鳴叫。冷啊，冷啊，冷啊。空虛啊，空虛啊。可怕啊，可怕啊……我孤獨的一個。爲了說話，我百年才開口一次，我的聲音在這空曠中響得這樣陰沉，誰都不聽見。你們啊，可憐的點點星火，聽見我不……」

這在彼得堡第一次上演時會引起大笑的獨白，但實際上它含有這位詩人之抒情的感覺到極高的程度，但是在我們排戲的時候，甚至於沒有懷疑它的真實與美麗；這段對白，現在在這裏是被觀衆在這樣深刻而緊張的

寂靜中傾聽着，是這樣能抓住人們的注意。絲毫沒有嘲笑の影子，也沒有損人名譽の暗示。然後是母子之間所發生の激烈的決裂，然後愈是一場一場的向前發展，愈使觀衆對於這些人感覺親密，愈使他們の爆發，半吞半吐の言語和沉默感動觀衆，愈使觀衆強烈的從他們靈魂の深處，激起他們自己的不滿和煩惱の感覺。在戲の末了，瑪霞忍住哭泣，對杜恩說：「請你幫助我，否則我會做出糊塗事情來的，我會玩弄我的生命的。」她抽噎着，跌倒在長凳旁の地上，這時一個真實的，最抑鬱的，最戰慄的波浪飄過整個觀場。

幕閉了，發生了在戲院裏也許幾十年才能發生一次的事情：幕拼攏起來——寂靜；在觀場裏，在幕後的舞台上都是充分的寂靜；在觀場裏，似乎一切都死去；在舞台上似乎還沒有明白是怎麼一會事。是顯神蹟嗎？是做大夢嗎？是一個十分熟悉的歌調的悲哀之歌吧？是從那裏來的？是從每一個人的什麼回憶中勾引出來的吧？這些人雖然是現在第一次見面，但是同時他們却總像是很知己的老朋友。他們是誰呢？這樣的狀態持續了很久，在舞台上已經斷定：第一幕戲失敗了，是失敗到這個地步，甚至於在觀場裏連一個敢於拍手的朋友都找不到。近於歇斯里的神經質的戰鬥，包圍了演員。

突然，在觀場裏像江塌決口，像炸彈爆裂一樣，震耳的掌聲爆裂起來了。是全體的掌聲：有朋友的，也有敵人的。我總是禁止把幕開閉得太快太頻，像下等戲院所做的那樣，因爲下等戲院在開幕閉幕頻繁之後，便有權說：被喚多少多少次。所以我們的幕並不很快的就開也不很快的就閉，在再開之前，要等候好久，所以我們在最友誼的鼓掌的時候，開幕二三次便算是最大的成功，這已習以爲常。這一次却開了六次幕，後來，突然之間，掌聲停止了，

猶如觀衆怕在這許多次的召喚中間，不要把已經得到了的偉大的東西拍散了似的。

全劇都是這樣被觀衆聽着的。生活是在這樣坦白的平凡中展開着，觀衆都覺得不好意思在場看下去；他們好像是在門後竊聽，又像是在窗中偷看。正如你們所知道的那樣，在這劇本裏沒有任何英雄主義，沒有暴風雨似的戲劇的體驗，也沒有那些可以作爲演員壯麗的支柱的明朗的同情。只有個一被粗暴的現實所侵犯而踐踏了的破碎的幻想，柔和的感情。

第三幕有極大的成功，寧娜和特甫勒夫的終場戲以及壯麗的結局，都獲得莫大的凱旋。

第一幕演完之後，沒有參加演出而在觀場裏觀看的演員們和戲院的朋友們都跑上舞台來。大家都着魔似的忍不住先要慶祝勝利。在第三幕閉幕之後，人們都擁抱，哭泣，找不到言詞來表示莫大的歡欣。戲演完之後，勝利已經帶着這樣顯明的無疑性而加以肯定了，就是當我走上舞台向觀衆提議拍電報給作者的時候，歡呼聲延續了很久很久。更要注意的，有幾個演得並不是十分好的角色，也沒有阻礙這樣成功的獲得。

新的戲劇誕生了。

(III)

當天夜裏發出電報：

安東·巴夫洛維赤·柴霍夫。雅爾達。

剛剛演完「海鷗」，莫大的成功。從第一幕起，劇本便這樣抓住觀眾，後來接着又是幾次凱旋。不斷的召喚。第三幕之後我宣佈作者不在戲院裏，觀眾要求用他們的名義打電報給你。我們幸福得發瘋了。我們大家都熱烈的吻你。詳情由聶米洛維赤·唐慶果，另外寫信給你。史達尼斯拉夫斯基，梅耶荷里特，維斯聶夫斯基，魯士斯基，阿爾吉姆，基霍夫洛夫，佛新格，克尼畢爾，羅克桑諾娃，阿列克賽娃，拉葉夫斯卡雅·尼可拉葉夫娜，拉葉夫斯卡雅·葉卡吉林娜，聶米洛維赤·唐慶果同啓。

第二天又打一個電報：

各報都以一種奇怪的一致，說「海鷗」的成功是莫大的，光榮的，盛況一時的。關於劇本的批評，非常動人。在我們戲院裏，「海鷗」的成功超過「佛陀爾」。我非常幸福，排演自己的劇本也從來沒有這樣幸福過。

聶米洛維赤·唐慶果。

第一個報捷的電報很使柴霍夫吃驚，但是他並不相信，他以為這友誼的行動，究竟是真是假還不知道。但是那天他所接到的賀電，為數是這樣的多，詞意是這樣的清楚，懷疑很快的便冰消了。

這是柴霍夫陳列館裏保存着的一封信：

親愛的安東·巴夫洛維赤：

從我兩次的電報，你已經知道「海鷗」成功的表面的情形。為了給你描寫第一次上演的情形，我可以告訴你，在第三幕之後，我們在幕後被一種陶醉的情緒支配着。有一個人說得一點也不錯，這好似是光明的

耶穌復活。大家都親吻，互相摟住頸項，大家都充滿了真實與誠實勞動之最偉大的慶賀的情緒。你搜集一下，所以有這種快樂的許多原由吧：演員們愛這劇本，每次排演都在這劇本裏發現更新更新的藝術的精華。同時還擔心着，觀眾是很少文學修養的，是很少發展的，是被浮淺的舞台效果所教養壞了的，對於高級的藝術的樸素是沒有根柢的，要估價「海鷗」的美麗是不能夠的。我們把整個靈魂都獻給了這劇本，我們把我們的一切希望都做了賭注。我們——導演們，就是我和阿列克賽夫，把我們一切力量和才能都拿了出來，以使這劇本的不可思議的情緒能夠很成功的搬演在舞台上。舉行了三次彩排，查看了舞台上每一個細小的角落，試驗了每盞電燈。我在戲院裏，佈景間裏，道具間裏住了兩個星期，我親自在古玩店裏巡視，訪尋足能襯托繪畫色調的東西。說這個做什麼呢？要知道，戲院裏連一根釘都沒有……參與第一次演出，我像出庭受審一樣，設法「法官迴避」，竭力盼望觀眾是由善於估價舞台上的真實之美的人所組成的。但是我，我這個對自己忠實的人，却並沒有爲了吹噓成功而鼓掌。第一次彩排之後，全班的人便有了一種可望成功的情緒。但是我却並沒有過存奢望。我們指望的，最好也不過是能得到引人嚴密注意的成功。突然……全部數目的印象，我簡直不能傳達給你……舞台上沒有一個字，沒有一個聲音是虛發。傳達到觀眾那裏的不只是一般的情緒，不只是在這劇本裏很難用紅綫條畫出的戲劇的筋絡，並且連每一個思想，那些造成你成爲一個藝術家，一個思想家的一切，一切一切，總而言之，每一個心理動作，一切都傳達到觀眾心裏了，一切都抓住觀眾的心弦了。我所有的杞憂，怕劇本只有少數人明白的，都消散了。沒有明白的人，恐怕只有十個吧。後來我以爲，表面

的成功大概只表現在第三幕之後的幾次友誼的召喚上。但却發生了這樣的事情：第一幕之後全場的觀眾便召喚演員六次（我們並不很快的開幕應答召喚）。全場都衝動而沸騰了。第三幕之後，沒有一個觀眾走出劇場，大家都站着，召喚變成喧鬧的，久久不息的歡呼。召喚作者的時候，我聲明說，你不在戲院裏。立刻發出聲音：「打電報……」。

你看我忙到這個地步。這封信是星期五開始寫的，直到星期一還沒有能夠抽出一小時來寫完它。你還說：「你到雅爾達來吧。」二十三日，我躲到赤爾尼戈夫斯卡雅那去四天，只是爲了睡覺。

這樣，我再繼續寫下去罷。我重問觀眾道：「你們要打電報嗎？」對於這句問話發出如雷的掌聲和「是的，」「是的」的呼聲。第四幕之後，歡呼又重起了。所有報紙，大概你都見到了。現在最好的反映是「莫斯科德人報」，這報我給你寄上，今天在「使者報」上也有一篇很不錯的文章——神經過敏的日記。「俄國彙報」當然胡說了一頓。可憐的伊格娜托夫，他各處都弄得摸不着頭腦。

我們的演員是這樣排的：克尼畢爾——奇怪而有思想的女人阿卡汀。她和角色混成一片，諧和到這個地步，連她的優美的演員風度，迷人的俚俗，吝嗇，妒忌等等都和這角色打成一片。第三幕的兩場戲——和特別甫勒夫與托里哥林的兩場戲，特別是第一場戲，在全劇裏有最大的成功。以排得非常特殊的一場戲——出走（沒用多餘的人）作結。除了克尼畢爾，其次要算阿列克賽娃——瑪霞。是一個奇異的形象。是有個性而又非常動人的。她們都有莫大的成功。然後是魯士斯基——梭林。演來像一個很偉大的演員。其次



是梅耶荷里特。他演得軟弱，動人，顯得無疑是一個落伍者。再次是阿列克賽夫。很成功的抓住了軟弱，無意志的聲調。第二幕的獨白說得很美麗，很神奇。第三幕稍為甜蜜些。比較差的是羅克桑諾娃，阿列克賽夫把她擺佈得糊塗了，把她演成一個傻女孩。我發怒，要求她仍舊回到原來抒情的聲調上去。她，可憐的，更弄糊塗了。維斯聶夫斯基還沒有完全和溫和、聰明，注意並經歷過一切的杜恩混合，但是化裝得很成功（像阿列克賽夫·托爾斯泰）並且非常高妙的結束了劇本。其餘的人都維持了堅強的調和。一般的調子是安靜的，非常文學的。

戲是被很驚奇的聽着，的從來沒有一個戲像這樣被傾聽過。莫斯科的喧聲很高。小劇院準備把我們撕成粉碎。

所排的戲——第一幕你一定要嘆息，據我看，尤其是第四幕。

很難講，須要親眼看。

我無限的幸福。

我擁抱你。

你的聶米洛赤·唐慶果。

你肯給「萬尼亞舅舅」嗎？

人物

伊麗娜·尼古拉葉夫娜·阿卡汀（特列甫勒夫太太） 一個女演員。

孔斯坦丁·格弗立洛維西·特列甫勒夫 她的兒子，一個青年。

辟特·尼古拉葉維西·梭林 她的哥哥。

寧娜·密哈洛夫娜·柴勒西里 一個少女，一個有錢的地主的女兒。

伊里亞·阿汾拉瑟維西·莎孟列夫 一個退職的中尉，梭林的賬房。

波麗娜·安德勒葉芙娜 他的妻子。

瑪霞 他的女兒。

波斯里斯·亞力克斯葉維西·托里哥林 一個文學家。

葉夫基列·塞爾基葉維西·杜恩 一個醫生。

西孟央·西孟央洛維西·梅夫登科 一個教師。

耶可夫 一個工人。

一個男廚子。

一個女僕。

這幕戲發生在梭林的屋子和花園裏。第三幕和第四幕隔開兩年。

# 海鷗

## 第一幕

(梭林領地內的花園之一角。從觀衆向着湖引伸到花園的深處去的廣闊的林蔭路，是爲一座粗草地搭好的，預備私人演戲用的台所擋住，所以湖是看不見的。台的左右是矮樹。幾張椅子 and 一隻小桌子。)

太陽剛下山去。耶可夫和其他的工人們正在幕後的台上工作；有咳嗽和鎚擊的聲音。瑪霞和梅夫登科從左邊登場，他們是散了步回來的。)

梅夫登科 幹嗎你老穿黑色的衣服？

瑪霞 我替我的生活穿孝。我是一個不幸的人。

梅夫登科 幹嗎？(沈思。)我不明白……你的身體很不錯；雖然你的爸爸的境況不大好，可是他

總算過得去。我的生活比你的可糟得多哩。我一個月只能賺到二十三個盧布，他們還要打這裏

邊扣下一部份去做養老金，我還不穿孝呢。（他們坐下。）

瑪霞 倒不是金錢的關係。一個窮人也可以快活。

梅夫登科 在理論上說，這話是對的；可是在實際上，事情卻是像這樣的：我有兩個妹妹，我有母親，我有小兄弟，還有我自個兒，而我的薪水只有二十三個盧布。我們得吃，得喝，對不對？你得喝茶，還得放糖。你得抽煙。真窘極了。

瑪霞（回頭看戲台） 戲快上演了。

梅夫科登 對啦。柴勒西里小姐就要演戲了：這是孔斯坦丁·格弗立洛維西編的劇本，他們倆彼此戀愛，今兒他們的靈魂會結合起來，努力去實現那同一個藝術的效果。但是你跟我的靈魂沒有一個共同的接觸點。我愛你。我是那麼地煩悶，在我家裏就耽不住。每天我來這兒要走四里路，回去又要走四里路，而我所得到的只是你的冷淡。這個我是十分明白的。我沒有錢，同時還得維持一頭大的家庭……誰要去嫁給一個莫名一文的人呢？

瑪霞 哦，瞎說！（吸一撮鼻煙。）你的愛情感動我，但是我不能回報它——這就是了。（把鼻煙盒遞給他。）來點兒吧。

梅夫登科 我不要抽。(暫停)

瑪霞 天氣真悶！一定會打起風暴來的……你老是講理論，要不然就講錢。你以為除了貧窮，就沒有更大的不幸，但是照我的意思，穿了破衣服去做一個教花子，要好一千倍，比起……但是你不懂得，雖然……

(梭林同特列甫勒夫打右邊登場。)

梭林(靠在他的手杖上) 我的孩子呀，我在鄉下簡直不舒服，當然，我就過不慣。昨兒晚上十點鐘我去睡覺，今兒早上九鐘點我纔醒，因為睡這麼久，我覺得我的腦子就像黏在我的腦袋上面似的。(笑)吃過晚飯以後，我又打瞌睡，現在我完全四分五裂了，覺得我好像做了一個惡夢似的，實在……

特列甫勒夫 對啦，你真應當在城裏住。(望到瑪霞和梅夫登科)朋友們，戲開場的時候，有人會來請你們的，可是現在你們別就在這兒。你們請走開吧。

梭林(對瑪霞) 瑪麗亞·伊寧里西娜，請你對你的爸爸說一聲，叫他們把狗練子解一解開，好不好？——那隻狗只是叫。昨兒晚上我的妹妹又不能睡。

瑪霞 你自個兒對我的爸爸說去；我不去說。請別問我。（對梅夫登科）走吧！

梅夫登科（對特列甫勒夫） 那麼在開演以前，你會打發人來找我們的了。（兩個人同出去。）

梭林 我想這隻狗又要叫一個整晚了。什麼東西！我在鄉下從來就沒有照到我的意思住過。以前我老是告了二十八天的假，回到這兒休息一下，可是他們把許多瑣瑣屑屑的事情煩得我要命，住不到兩天，我又想走了。（笑。）離開這裏我總是覺得快活的……但是現在我告老了，而且實在，我另外也沒有地方好去。不管我喜不喜歡，我都得住在這兒……

耶可夫（對特列甫勒夫） 我們要去洗一個澡，孔斯坦丁·格弗立洛維西。

特列甫勒夫 很好；可是你別過十分鐘。（看他的表。）戲快開演了。

耶可夫 是的，先生。（退場。）

特列甫勒夫（回顧那舞台） 這就是我們的劇場。先是幕，然後是第一道側門，然後是第二道側門，對過那邊——是一片空曠。沒有任何種類的佈景。只有湖上和地平線的曠野的風景。我們準——八點半鐘開幕，當月亮上升的時候。

梭林 妙極了。

特別甫勒夫 如果寧娜遲到的話，那就會把整個的效果破壞。是她到這兒來的時候了。她的父親跟後娘不斷地把眼睛釘住她，她要逃出她的屋子，就像逃出牢獄一樣的困難。（把他的舅舅的橫領結弄平。）你的頭髮跟你的鬍鬚都是這樣的蓬亂，你得把它們剪一剪或是什麼的……

梭林（梳理他的鬍鬚）這是我一生的悲劇，就是我在年青的時候，我的樣兒都好像是喝醉了。好幾天或是什麼似的女人從來就不歡喜我。（坐下）幹嗎你的母親不開心？

特別甫勒夫 幹嗎？因為她給煩死了。（傍着他坐下。）她吃醋。她反對我，反對這次演戲，反對我的劇本，因為讓寧娜演，而不是讓她演的緣故。她不知道我的劇本，可是她恨它。

梭林（笑）這是什麼意思！

特別甫勒夫 想到那怕是在這樣小小的舞台上，成功的是寧娜而不是她，她就心煩。（看他的錶。）我的母親是一個心性不定的人。她真能幹，聰明，能對住一本書哭，她還會滔滔不絕地背涅克拉索夫的詩；看護病人，她像一個天使；但是你當她的面試一試稱讚杜絲看哦！除了她以外，你不好稱讚別人，你一定得替她寫文章，給她捧場，激節嘆賞地說她在茶花女裏面或是在生命之火焰裏面演得奇妙極了；但是因為她在鄉下一點沒有這樣的麻醉劑，所以她覺得討厭，愛發脾氣，



我們都是她的仇人——我們全不對。然而她又是迷信的——她怕三支蠟燭，怕十三這一個數目。她小氣。她有七千盧布放在奧大沙的一家銀行裏——我確確實實地知道——可是你要去問她借幾塊錢的話，那她馬上就會哭起來。

梭林 你以為你的母親不喜歡你的劇本，所以你覺得難受或是什麼的。你不用操心；你的母親是崇拜你的。

特別甫勒夫（從花朵上撕下花瓣來） 愛我，她纔不愛我呢；愛我，她纔不愛我呢；愛我，她纔不愛我呢。（笑。）你瞧，我的母親並不愛我。我想她不要生活，要愛，要穿漂亮的衣服；我現在二十五歲，我老使她想起她不再年青了。我不在她身邊的時候，她只有三十二歲，可是我在她身邊的時候，她就有四十三歲了。爲了這一層，她恨我。她也知道我對於劇場沒有信仰。她愛舞台，她以為她在替人類工作，爲了神聖的藝術的目的工作，可是在我想起來，近代劇場不過是傳統和因襲罷了。當幕一開的時候，在人工的燈光傍邊，在一所三堵牆的房子裏，這些偉大的天才們，神聖的藝術的熱愛者們，表現人們怎樣吃，喝，愛，動作，以及怎樣穿他們的衣裳；當他們想從這些平凡的臺詞和場面中，抓住一個寓意——一個容易懂得而又合於日常家用的微末的寓意的時候，當我

在千變萬化中，再三看到的只是同樣的東西的時候，我只好逃走了，像莫泊桑逃避那座以它的庸俗使他感到頭痛的愛妃爾塔似的。

梭林 沒有舞台是不成的。

特別甫勒夫 我們需要新的表現的形式。我們需要新的形式，如果我們不能找到它們，我們寧可沒有。（看他的錶）我愛我的母親——我非常地愛她——但是她過的是一種無意思的生活，老是跟這位文學家就在一塊，在報紙上老是見到她的名字——這一層真把我煩死了。有時候，一個平常人的單純的自我主義叫我感到難受；我的母親是一個出名的女戲子。我就這樣設想：如果她是一個平常的女人的話，我會覺得比較快活些。舅父，還有什麼比我的地位更沒有希望，更蠢笨的呢？她老有客人來，通通是名人——藝術家跟著作家——在他們之中，只有我是一個不足道的人，因為我是她的兒子，他們纔同我週旋。我是誰？我是什麼？我在三年級的時候，我離開了大學——由於環境的關係，像許多編輯所說的那麼，『對於這層我們不負責任；』我沒有才能，我自己又一個子兒沒有，在我的護照上，我填的是一個基府的工人。你知道我的父親是一個基府的工人，雖然他也是一個出名的演員。所以，在她的客廳裏頭，當所有這些藝術家和著作家

殷勤地關切我的時候，我常常從他們的臉上看出：他們是在估量着我的不重要——我猜中他們的思想，我因為這個耻辱而感到痛苦……

梭林 哦，對啦，請你告訴我，這個文學家是怎樣一種人，好不好？我不明白他。他老是不說話。

特別甫勒夫 你知道，他是一個聰明的人，性情溫和而帶點兒憂鬱，一個很規矩的傢伙。他離四十年還遠得很，可是他就早已成名了，他什麼都顯得充裕。至於他的著作……我有什麼好說呢？他的作品很可愛，滿有才氣，可是……在讀過托爾斯泰或是左拉以後，你就想不到要讀托里哥林了。

梭林 唔，我的孩子，我是愛好著作家的。在一個時候，我對於兩件事情抱過一個熱烈的希望：我想結婚，我還想做一個著作家；可是這兩樣事情我一樣也沒有做成功。是的，實在說，那怕是做一個小的著作家，也是愉快的。

特別甫勒夫（傾聽） 我聽見脚步響了……（擁抱他的舅父）沒有她我活不下去……就是她的走路的聲音也是可愛的……我快活得發狂了。（當寧娜·柴勒西里進來的時候，他很快地走去迎接她。）我的天仙——我的夢……

寧娜（激動地） 我沒有遲到……當然我沒有遲到……

特列甫勒夫（親吻她的雙手） 沒有，沒有，沒有！

寧娜 我整天都覺得不安。我害怕極了。我怕爸爸不讓我來……但是他同我的後媽剛纔一塊出去了。天空是紅的，月亮剛在出來，我不斷地催着馬奔跑。（笑）可是我很快活。（熱烈地和梭林握手）

梭林（笑） 你的眼睛好像哭過了似的……嘿，嘿！這是不成的！

寧娜 哦，沒有什麼……你瞧，我的氣多喘。就半個鐘頭我就得回去。我們一定要趕快。我不能夠就擱，我不能夠看老天爺的面，別留住我吧！我的爸爸不知道我到這兒來了。

特列甫勒夫 這的確是開演的時候了。我們一定要去叫其他的人。

梭林 我立刻就去。（打右邊走，唱着『兩個扔炸彈的兵到法蘭西去。』回頭看。）有一次我像這樣地唱歌，一個代理檢察官對我說，『你閣下有一口宏量的聲音；』然後他想了一回兒，他又說，『可是不好聽。』（他笑着走了出去。）

寧娜 我的爸爸跟他的妻子不讓我到這兒來。他們說這兒放蕩極了……他們怕我去做戲……

但是我覺得好像一隻海鷗似地，只是想到這兒的湖邊上來……我的心充滿了你。（回頭看。）

特列甫勒夫 就我們兩個人。

寧娜 我覺得有人在那兒。

特列甫勒夫 沒有人。（他們親嘴。）

寧娜 這是一條什麼樹？

特列甫勒夫 一條榆樹。

寧娜 幹嗎天這樣黑？

特列甫勒夫 黃昏了；什麼東西都黑起來了。我懇求你，別早走吧！

寧娜 我非走不可。

特列甫勒夫 寧娜，如果我到你那裏去的話，我會整晚地站在花園裏頭，看着你的窗子。

寧娜 你不能看門的會注意你。托列索沒有見慣你，它會吠起來。

特列甫勒夫 我愛你！

寧娜 噓——噓……

特列甫勒夫（聽見脚步聲）誰在那兒？你，耶可夫嗎？

耶可夫（在舞台後面）是的，先生。

特列甫勒夫 到你們各自的地方去吧。這是開幕的時候了。月亮在上來嗎？

耶可夫 是的，先生。

特列甫勒夫 你預備了混合酒精嗎？你預備了硫磺嗎？紅眼睛出現的時候，一定要有硫磺的氣味。

（對寧娜）去吧，全預備好了。你心慌嗎？

寧娜 是的，心慌極了！你的母親很不錯——我不是怕她——但是有托里哥林……在他面前表

演，我覺得害怕，我還覺得害臊……一個出名的著作家……他年紀輕嗎？

特列甫勒夫 是的。

寧娜 他的小說寫得多妙啊。

特列甫勒夫（冷淡地）我不知道。我不曾讀過它們。

寧娜 你的劇本真難演。裏邊沒有生動的人物。

特列甫勒夫 生動的人物！我們不要照實地描寫人生，也不要照預定地描寫人生，而照我們在夢

裏邊看見它那麼地描寫它。

寧娜 你的劇本裏邊動作少極了——只是說話。照我的意思，一個劇本裏邊應當要有愛情。（兩個人走到舞台後面去了。）

（波麗娜·安德勒葉芙娜和杜恩登場。）

波麗娜 潮濕起來了。回去把你的橡皮套鞋穿起來吧。

杜恩 我覺得熱。

波麗娜 你不當心你自己。這是固執。你是一個醫生，你十分知道，潮濕的空氣對於你是不好的，但是你要弄得我難過；你昨兒有意整晚地坐在陽台上……

杜恩（吟哦地） 「不要說青春是凋殘了。」

波麗娜 你聽伊麗娜·尼古拉葉夫娜說話聽得那樣的出神……你就不曾注意到冷。坦白說吧……你給她迷住了。

杜恩 我五十五歲了。

波麗娜 糊說！就一個男子說，這年紀並不大。就你的年紀講，你的樣兒看起來是很年青的，你對於

女人們還是有吸力的。

杜恩 對啦，你要怎麼樣呢？

波麗娜 你們大夥兒男子都預備拜倒在一個女戲子的面前，崇拜她，你們大夥兒！

杜恩（吟哦地）『我又站在你的面前。』譬如說，如果藝術家受到社會上的歡迎，而且受到與商人不同的待遇，那是很自然的事情，這是理想主義。

波麗娜 女人們一直老是跟你發生戀愛，纏住你的頭頸。這也是理想主義嗎？

杜恩（聳一聳他的肩膀）不錯，在女人們對我的態度裏，有許多是好的。她們愛我的主要的意思，因為我是一個頭等醫生的緣故。你記得十年或是十五年前，我是這地方上的一個僅有的還不錯的產科醫生。況且，我一向又是一個老實人。

波麗娜（捉住他的手）最親愛的！

杜恩 噓！噓！他們來了。

（阿卡汀夫人和梭林手挽手地與托里哥林、莎孟列夫、梅夫登科和瑪霞一道登場。）

莎孟列夫 一千八百七十三年，她在波爾塔發的市上，演得真是神妙極了。那纔叫痛快呢！她演得



妙極了！夫人，你知道那個演小丑的佩委爾·瑟密央尼西·達采丁現在在那兒嗎？他去雷斯蒲立夫是沒有人好模倣的，甚至演得比沙道夫斯基更好，真地，太太。他現在在那兒呀？

阿卡汀夫人 你老是纏住我問起那些多年以前的事情。我怎麼會知道呢？（坐下。）

莎孟列夫（嘆一口氣地） 佩委爾·達采丁現在沒有了這樣的演員啊。戲劇真是一落千丈了，

伊麗娜·尼古拉葉夫娜！從前有的是粗枝大葉的橡樹，但是現在我們看見的只是斷梗殘枝。

杜恩 現在很少有卓越的天才的演員，這是實在的；但是演戲的水準卻比從前進步得多。

莎孟列夫 我不能同意你。但是，當然，這是嗜好的問題。嗜好算不了什麼。

（特別甫勒夫從舞台後面出來。）

阿卡汀夫人（對她的兒子） 我的親愛的孩子呀，戲多磨兒開演？

特別甫勒夫 就要開了。我請你忍耐一下。

阿卡汀夫人（引哈姆雷特）

「哦，哈姆雷特，別再說話了！

你使我的眼睛轉到我的靈魂的深處；

在那上面，我看出這樣的

洗刷不掉的，一粒一粒的污點。」

特列甫勒夫（引哈姆雷特）

『如其你的心是用可以刺穿的材料做的，

那麼，讓我來把它絞一絞吧。』

（舞台後面號角聲起。）

特列甫勒夫 諸位女士，諸位先生，我們開幕了。我請求你們注意。（一個停頓。）我開始了。（用一根棒輕輕地敲打並且高聲地朗誦。）哦，你夜晚浮在這個湖上的可尊敬的年老的陰影啊，把我們催眠得睡着吧，並且讓我們夢見二十萬年以後的東西會是怎麼的！

梭林 二十萬年以後，什麼都沒有。

特列甫勒夫 那麼就讓他們把那什麼沒有帶給我們。

阿卡汀夫人 讓他們帶給我們吧。我們都睡着了。

（幕開了；現出湖上的景緻；月亮在地平線上，它的返光映在水裏；寧娜·柴勒西里，全身着白，

坐在一塊大石頭上。）

寧娜 人們，獅子，鷺鳥，和鸛鴦，有角的鹿，鵝，蜘蛛，住在水裏的沉默的魚，海蜇魚和眼睛所不能見到的生物——那完成了它們的憂愁的歲月的，一切活的東西，一切活的東西，一切活的東西，現在都絕滅了……千萬年來地球沒有把活着的生物降生在它的面積上，這個可憐的月亮也徒然地放射它的光輝。在草場上，鸛鳥也不再長嘯一聲地醒來，菩提樹上也沒有五月甲蟲的聲音。天氣是寒冷，寒冷，寒冷！空虛，空虛！可怕，可怕，可怕！（一個停頓。）活着的生物底身體變作塵埃了，永久的物質把它們化成岩石，化成水，化成雲了，而所有生物的靈魂化爲一個。我——我就是那個世界的靈魂……亞力山大，凱撒，莎氏比亞，拿破崙的靈魂，以及最下等的蟲蟻的靈魂都寄託在我的身上。在我的身上，人類的意識和動物的本能相混合了，所以我記得一切，一切，一切！我在我的自身裏面把每種生命從新活過一遍。（磷火出現。）

阿卡特夫人（輕輕地） 這是一篇頹廢的東西。

特別甫勒夫（用一種懇求而責備的聲調） 母親！

寧娜 我是孤獨的。我在一百年中祇有一次開口說話，我的聲音在太空中反射出悲慟的回聲，但

是沒有人聽見……你們這些灰色的磷火也沒有聽見我……沉滯的泥沼在黎明前把你們產生出來，而你們一直飄忽到天亮為止，可是沒有思想，沒有意志，沒有生命的戰慄，爲了怕生命會在你們裏面出來，所以永久的物質的父親，那魔鬼，把你們裏面的原子保持不斷的流動，就像在石頭裏面和水裏面一樣，而你們是永遠地在變化着。因爲在全宇宙中，除了精靈以外，沒有什麼東西老是永久而不起變化的。（一個停頓。）像一個被扔在一口又深又空洞的井裏邊的犯人一樣，我不知道我是在那裏，也不知道什麼在等待着。一切都瞞藏我，我只知道在跟那惡魔——那物力的原素的殘酷和持久的鬪爭裏面我是注定了要戰勝的，而且，在那個以後，物質和精神會融合在光榮的諧和裏，宇宙的意志的王國就會到來。但是那是要逐漸逐漸來的，經過長久的，長久的千千萬萬年，那時候月亮和燦爛的天狼星，以及地球都化成了灰塵……直到那時——恐怖，恐怖……（一個停頓；兩粒紅光在對湖的背景上出現。）我的勁敵，那惡魔漸漸地在走近了。我看見他的兩隻可怕的眼睛……

阿卡特夫人 有硫磺的氣味。這是戲裏邊應當要的啊？  
特別甫勒夫 對啦。

阿卡汀夫人（笑） 哦，這算是舞台效果！

特列甫勒夫 母親！

寧娜 他因為沒有人而覺得寂寞——

波麗娜（對杜恩） 你脫下了你的帽子。你把它戴上吧，不然，你可要着涼了。

阿卡汀夫人 醫生對那惡魔，永久物質的父親脫帽致敬。

特列甫勒夫（動氣，高聲地說） 這齣戲完了！夠了！閉幕！

阿卡汀夫人 幹嗎你發脾氣？

特列甫勒夫 夠了！閉幕！把幕放下來呀！（頓腳。）閉幕（幕落。）我很對不起！我不知道這個事實，

就是：只有幾個精選的人才可以寫劇本，可以演戲。我冒犯了這個專有權。我……我……（想多

說幾個字，但是揮了一揮手就走掉了。）

阿卡汀夫人 他做什麼？

梭林 伊麗娜，你真地應當顧全一下少年人的虛榮心，我的親愛的。

阿卡汀夫人 我對他說了什麼？

梭林 你傷了他的感情。

阿卡汀夫人 他事先告訴我們說，這是鬧着玩兒的，我也把他的劇本當作鬧着玩兒的。

梭林 可是……

阿卡汀夫人 現在好像他寫了一個偉大的作品似的。以後怎麼樣！原來他排這本戲，用硫磺燻我們，不是當着玩兒的，而是來提出抗議的……他原來想教給我們怎樣編劇本，怎樣演戲。這纔叫討厭呢！老給我這些個打擊——老給我這些個刺戟，這是叫誰都耐不住的，隨便你愛說什麼都成。他纔是一個沒出息的，愛空想的孩子呢！

梭林 他意思是想給你快樂。

阿卡汀夫人 真的嗎？他不去選一個平常的劇本，可是，他要叫我們去聽這樣的頹廢的胡言亂語。爲了鬧着玩兒，我是預備聽一聽這樣的胡言亂語的，可是在這兒我們可有了對於新的形式和新藝術觀的自負。照我的意思說，這完全不是新的形式的問題，而只是壞脾氣。

托里哥林 每個人照他所歡喜的寫，照他所能夠的寫。

阿卡汀夫人 讓他照他所喜歡的寫去好了，照他所能夠的寫去好了，只是他不要攪亂我。

杜恩 天呀！你發起脾氣來了。

阿卡汀夫人 我不是天——我是一個女人（劃着一支煙抽）我沒有發脾氣——我只是覺得惱燥：一個青年人會去這樣陰鬱地消磨他的時候。我並沒有意思要去傷害他的感情。

梅夫登科 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去把精神和物質分開，因為精神的本身也許就是一種包含得有物質的原子在內的混合物。（起勁地，對托里哥林說）但是你知道，有人應當編一個劇本，把我們這些窮教員怎樣的生活寫進去，並且把它表演出來。我們的生活簡直苦極了。

阿卡汀夫人 這是實在的，可是我們別談劇本了，也別談原子了。這樣一個美妙的晚上！你們聽見嗎？有唱歌的聲音。（傾聽。）唱得多妙呀！

波麗娜 這是湖對過在唱。（一個停頓。）

阿卡汀夫人（對托里哥林） 坐我的傍邊吧。十年或是十五年以前，差不多每夜有音樂和歌聲不斷地從那個湖上傳過來。在湖邊的岸上有六所鄉下的屋子。我記得那時候的笑聲，喧嘩，打獵，以及沒有止境的戀愛事件……在那些日子裏頭，那六家人家的男主角和偶像就是這兒的我們的朋友，醫生，（用她的頭移向杜恩，）葉夫基列·塞爾基葉維西。他還是很動人的，但是在那

些日子裏頭，他是無法抵抗的。但是我的良心在使我感到不安了。幹嗎我要傷我的孩子的感情呢？我覺得煩死了。（高聲地。）孔斯坦丁！孩子呀！孔斯坦丁！

瑪霞 我找他去。

阿卡汀夫人 好孩子，請你去找一找吧。

瑪霞（打左邊走） 喂！孔斯坦丁·格弗立洛維西！喂！（退場。）

寧娜（從舞台後面出來） 顯然不會演下去，所以我就走出來了。您好呀！（親吻阿卡汀夫人和

波麗娜·安德勒葉芙娜。）

梭林 好好！

阿卡汀夫人 好好！我們佩服你。有這樣一個外表，有這樣一口可愛的聲音，你真不應該就在鄉下；

這是罪過。你一定有天才。你聽見嗎？到舞台上去纔是你的責任。

寧娜 哦，那是我的夢想！（嘆氣。）可是這是決不會實現的。

阿卡汀夫人 誰知道呢？對啦，讓我把波里斯·亞力克斯葉維西·托里哥林介紹一下。

寧娜 哦，我很快活……（爲窘促所壓服。）我常常讀您的……



阿卡汀夫人（叫她坐在他們的傍邊）別害臊吧，我的親愛的。他雖然是一個名人，可是他有一個單純的心。你瞧，他自己也害臊呢。

杜恩 我覺得我們可以把幕打開來；這樣好像是不可思議似的。

莎孟列夫（高聲地）耶可夫，把幕打開來吧。（幕開。）

寧娜（對托里哥林）這是一個奇怪的劇本，對不對？

托里哥林 我完全不懂得它。可是我覺得很有趣。你演得真極了。佈景也好。（一個停頓。）在那個湖裏邊一定有很多的魚。

寧娜 對啦。

托里哥林 我愛釣魚。我覺得沒有什麼，比黃昏的時候坐在湖邊，凝看着釣絲更能叫我發生快感的。

寧娜 可是我以為，對於知道了創作快感的人其他的快感是不存在的。

阿卡汀夫人（笑）別那麼說吧。當人家對他說漂亮話的時候，他就會完全呆住的。

莎孟列夫 我記得一個晚上，在莫斯科的歌劇場，那出名的雪爾娃擔任低音C調。實在，我們的教

堂歌唱隊的唱低音的就坐在花樓上，忽然地——請你們想一想我們受到的緊張的驚慌——

我們聽到花樓上這樣叫『好呀，雪爾娃！』一個整個第八音的低音——就像這樣（用一個最

深的低音）『好呀，雪爾娃！』觀眾不知所措地坐着。（一個停頓。）

杜恩 沉默的天使打我們的頭上飛過去了。

寧娜 是我回家去的時候了。再會。

阿卡汀夫人 你上那兒去幹嗎這樣早？我們不讓你走。

寧娜 我的爸爸在等我。

阿卡汀夫人 怎樣的一個人啊，真是……（親吻她。）唉，沒有辦法。我捨不得——我捨不得讓你走。

寧娜 如果你知道我走得是多傷心的話。

阿卡汀夫人 誰應當送一送你，我的親愛的孩子啊。

寧娜（害怕） 哦，不成，不成！

梭林（對她，用一種懇求的口氣） 等一等吧！

寧娜 我不能，辟特·尼古拉葉維西。

梭林 欸一個鐘頭走吧。有什麼要緊呢？

寧娜（想了一回，含淚地）我不能！（握一握手，趕快地出去。）

阿卡汀夫人 她真是一個不幸的姑娘。他們說，她的母親把所有她的一筆很大的家財，連一個小錢也在內，通通留給了她的爸爸——可是現在這個姑娘什麼也沒有，因為她的爸爸早已立好了遺囑，把一切的東西全交給他的後妻。真可惡！

杜恩 對啦，她的父親是一個非常下流的人，我們這樣說他是很公平的。

梭林（磨擦他的一雙冰冷的手）我們也走吧，大潮濕起來了。我的腿痛。

阿卡汀夫人 你的腿好像是木頭做的，你幾乎走不動。不幸的老頭子呀，讓我們走吧！（挽住他的手臂。）

莎孟列夫（把他的手臂獻給他的妻子）太太？

梭林 我聽見那隻狗又在吠了。（對莎孟列夫）請你發發慈悲，伊里亞·阿汾拉瑟維西，對他們說一說，把那條狗的練子解開吧。

莎孟列夫 這是不成的，辟特·尼古拉葉維西，我怕小偷兒溜到倉庫裏邊去。我們的麥子就放在那兒。（對傍着他走的梅夫登科）對啦，一個整個第八音的低音：『好呀，雪爾娃！』他並不是一個歌唱家——不過是一個教堂歌唱隊的領班！

梅夫登科 一個教堂的歌唱隊的領班有多少薪水（全出去，除了杜恩）

杜恩（單獨地） 我不知道，或者我不知道這樣的事情，也許我發痴了，可是我喜歡這個劇本。這裏邊有點兒東西。當那個姑娘說起寂寞的時候，以後當那魔鬼的兩隻眼睛出現的時候，我是興奮得連我的手也抖起來了。這劇本新鮮，純樸……我相信是他到這兒來了。我要盡量地對他說一說好話。

特列甫勒夫（登場） 他們全走了。

杜恩 我在這兒。

特列甫勒夫 瑪霞在花園裏到處找我，她真是一個難堪的東西！

杜恩 孔斯坦丁·格弗立洛維西，我極端地喜歡你的劇本。這是一篇奇妙的東西。我沒有聽見它的收場，可是先給我留下了一個強烈的印象！你是一個有天才的人——你一定要繼續努力。

(特列甫勒夫熱烈地握緊他的手，並且衝動地擁抱着他。)

杜恩 噫，真是一個神經質的傢伙！他哭起來了！我的意思是這樣，你從抽象的觀念的境界內選取了一篇題材。是應該這樣的，因為一種藝術品應當表現一個偉大的觀念。當一件東西是嚴肅的時候，它纔是美妙的。你多蒼白呀！

特列甫勒夫 你叫我去繼續努力嗎？

杜恩 對啦……可是你得寫重要和永久的東西。你知道，我經過人生許多不同的經驗，而且我把它們通通享受過了；我覺得很滿足，但是如果我的命運叫我去知道藝術家在創作的時候所達到的心靈上的絕頂的話，那麼我相信，我應當蔑視我的肉體的本身，蔑視一切屬於肉體的東西，而且儘量地拋開塵世上一切東西。

特列甫勒夫 請原諒我，寧娜在那兒？

杜恩 還有一件事情。在一件藝術品裏面應當有一個清晰而確定的觀念。你應當知道你的寫作的目的是什麼，因為如果你沿着迷離的途徑走去而沒有一個確定的目標的話，那麼你就會迷失路途，同時你的才能也會是你的滅亡。

特列甫勒夫（急躁地） 寧娜在那兒？

杜恩 她回家去了。

特列甫勒夫（失望地） 我怎麼辦呢？我想見一見她……我一定要見她……我一定要去……

（瑪霞登場）

杜恩（對特列甫勒夫） 我的孩子，你放冷靜點兒吧。

特列甫勒夫 但是我還是要去。我一定要去。

瑪霞 回到屋子裏去吧，孔斯坦丁·格弗立洛維西。你的母親要見你。她的心裏難受。

特列甫勒夫 告訴她說我已經走了，我請你——你們大家——不要擾亂我吧！讓我一個人好了！  
別跟住我！

杜恩 喂，喂，好孩子……你不能够這樣繼續下去……這是不成的。

特列甫勒夫（含淚地） 再會，醫生。謝謝你……（退場。）

杜恩（嘆一口氣） 青年呀！青年！

瑪霞 當人們沒有什麼好說的時候，他們就說『青年呀！青年！』……（吸一撮鼻煙。）

杜恩（從她的手上把她的鼻煙盒子搶過去，並且把它往樹叢中一扔。）真惡心！（一個停頓。）我相信他們在屋子裏頭彈鋼琴。我們一定要進去。

瑪霞 等一會兒。

杜恩 做什麼？

瑪霞 我要再告訴你一下。我真想說話……（變得激動起來）我不關心我的爸爸……但是我覺得我給你吸引住了。爲了某種理由，我滿心覺得你很靠近我……幫幫我的忙兒吧。幫幫我的忙兒吧，否則我會幹些傻里傻氣的事情出來，我會和我的生命開一開玩笑，而把它毀滅……我不能活下去了……

杜恩 什麼事？幫你什麼忙？

瑪霞 我很不幸。沒有人，沒有人知道我是多麼的不幸！（把她的頭放在他的胸上，輕輕地。）我愛

孔斯坦丁！

杜恩 他們都是多麼神經質的人啊！多麼神經質啊！戀愛的事情真多……哦，湖上的妖精啊！（溫存地。）但是叫我怎麼辦呢，我的孩子呀！怎麼辦？怎麼辦？

（幕落。）

第二幕

(一個戶外的球戲場。有一個大陽臺的屋子在右邊的背景上，左邊有湖，閃耀的太陽在它上面照射着。有花床。中午。熱。)

阿卡汀夫人，杜恩，和瑪霞坐在一條園椅上，擺在戶外的球戲場的一邊的老菩提樹的濃蔭中。  
杜恩把一本打開的書放在他的膝蓋上。)

阿卡汀夫人(對瑪霞) 喂，讓我們站起來。(他們倆個人站起身來。)讓我們並排站。你二十五歲，我差不多有你兩倍那麼大。葉夫基列·塞爾基葉維西，我們兩個人之中，那一個看起來更年青？

杜恩 當然是你。

阿卡汀夫人 瞧幹嗎這樣呢？因為我工作，我覺得我老是在活動，而你老是在一個地方，壓根兒沒有生氣……我的方針是決不看到將來。我從來不想起年紀老了或是死。將來會怎麼樣，就怎麼樣。



瑪霞 可是我覺得好像我多年，多年以前就出世了；我拖住我的生活就像一件無限長的衣裳一樣……我老是一點不想活下去。（坐下。）當然，這完全是糊說。我一定要振作一下，把這樣的念頭通給扔開。

杜恩（靜靜地吟哦） 『告訴她，我的花朵。』

阿卡汀夫人 我倒是像一個英國人那麼的認真。孩子，像他們所說的那麼，我管束我自個兒，我的衣服老得要穿得好好地，我的頭髮也要梳得像個樣兒。穿一件化裝時穿的衣服，或是不梳好頭髮，我會讓我自己到屋子外邊，甚至到花園裏去嗎？決不會！那保持我的青春的是：我從來不做一個衣帽不整的人，我也不像別的女人那麼，一味放縱自己……（兩手撐腰地在球場上來回地走。）我在這兒，像一隻鳥兒似地活潑。我可以演一個十五歲的姑娘。

杜恩 可是，我要繼續讀下去。（拿起書來。）我們剛才唸到米商和耗子那兒爲止……

阿卡汀夫人 在耗子那兒爲止。唸吧。（坐下）但是把書給我，我來唸。輪到我了。（拿起書來看。）

耗子……對啦，在這兒……（唸。）『當然，對於社會的人仕，把小說家奪去並且把他們引誘得到他們自己那方面去，正像米商把耗子養在他的倉庫裏頭一樣的危險。可是他們愛小說家。所以，

當一個女人選出一個她想把他勾搭到手的作家的時候，她就用恭維的手段，諂媚的手段，以及寵愛的手段去包圍他……『噯，法國人也許是這麼的，但是我們可不是這樣，我們沒有一定的例規。就我們這些人說，在一個女人還沒有動手去勾搭一個作家以前，她總是自家糊糊塗塗地墮在情網裏頭，如果你喜歡這樣說的話。不談別的，就拿托里哥林跟我來講罷……』

（梭林扶住他的手杖，寧娜伴住他一同登場；梅夫登科推着一張空的椅車跟在他們後面。）  
梭林（用一種撫愛的聲調，如同對一個小孩說話似地）怎麼樣？我們是不是快活？到底今兒我們開心吧？（對他的妹妹。）我們快活！我們的爸爸跟後媽到狄威爾去了，現在，我們整整地有三天自由自在的日子過。

寧娜（坐在阿卡汀夫人傍邊並且擁抱她）我真開心！現在我是你的人了。

梭林（在他的椅車上坐下）今兒她的樣兒真像一個美人。

阿卡汀夫人 衣服漂亮，人又有趣……這才是一個好姑娘呢。（親吻寧娜）但是因為怕引起不幸的緣故，所以我們不要太讚美你了。波里斯·亞力克斯葉維西在那兒？

寧娜 他在浴室裏邊，釣着魚呢。

阿卡汀夫人 我奇怪他就不會厭倦起來！（她預備繼續看書。）

寧娜 什麼書？

阿卡汀夫人 莫泊桑的水上，我的孩子呀。（她自己讀了幾行。）對啦，其餘的沒有興趣，也不是真的。（把書關起。）我覺得不安。告訴我，我的兒子做什麼幹嗎他這麼地抑鬱和掃興呢？他鎮天地就在湖上，我差不多就看不見他。

瑪霞 他的心煩死了。（畏縮地對寧娜說。）請你把他的劇本讀一點兒給我們聽！

寧娜（聳一聳她的肩膀） 你會喜歡那個劇本嗎？簡直沒有趣味。

瑪霞（遏制她的熱忱） 當他自己讀起不論什麼東西的時候，他的兩隻眼睛就發光，他的臉兒就轉白。他有一口美妙的，悲傷的聲音，還有一個詩人的姿勢。

（梭林打起鼾來。）

杜恩 晚安！

阿卡汀夫人 辟特！

梭林 呀？

阿卡汀夫人 你睡着了嗎？

梭林 一點也沒有。（一個停頓。）

阿卡汀夫人 你不替你的身體打算；哥哥，這是不成的。

梭林 我要吃點兒什麼的，但是醫生什麼也不給我。

杜恩 六十歲吃藥！

梭林 就是到了六十歲，一個人也是想活下去的！

杜恩（煩惱地） 哦，好吧，吃點兒凡來安藥片就是了。

阿卡汀夫人 我覺得他洗鑲泉去倒是不錯。

杜恩 對啦，他可以去。他也可以不去。

阿卡汀夫人 這叫人家怎麼懂呢？

杜恩 沒有什麼好懂。這是十分明顯的。（一個停頓。）

梅夫登科 辟特·尼古拉葉維西應當戒抽煙。

梭林 胡說！

杜恩 不對，這不是胡說煙酒是破壞人格的在抽完一支雪茄或是喝完一杯禾得卡以後，你就不再是辟特·尼古拉葉維西，而是辟特·尼古拉葉維西加上另外一個什麼人；你的真我是給分散了，你覺得對於你自己好像對第三者那樣。

梭林（笑） 你還會辯駁！你享受過你的生活，可是我怎麼樣？我在司法部服務了二十八年，可是我還沒有享受過，實在說，我什麼沒有看過，什麼沒有做過，當然我要好好地生活一下。你生活得可夠了，你不在乎，所以你會偏向哲學那方面去，可是我要生活，所以在吃晚飯的時候，我要喝白葡萄酒，抽雪茄煙，以及別的東西。就是這麼的。

杜恩 我們必須要嚴肅地處理生活，但是在六十歲的時候來追求補救，還又懊悔在年青的時候不會盡量地享受過，這是很輕薄的，如果你原諒我這樣說的話。

瑪霞（起身） 一定到了吃午飯的時候了，（用一個懶惰的，緩慢的步子走。）我的腳在發麻了。  
（走開。）

杜恩 她要在午飯前喝兩杯酒。

梭林 她沒有個人的幸福，可憐的東西。

杜恩 胡說，閣下

梭林 你辯駁起來，好像一個對於一切的欲望都得到了滿足的人似的。

阿卡汀夫人 哦，還有什麼，比這個美妙的鄉村的煩惱更使人厭煩的呢！熱，冷靜，誰也不做什麼，每個人都在空談他的理論。我的朋友們，同你們在一塊是很有趣的，聽你們說話也感到愉快，但是……坐在一個什麼地方的旅館的房間裏，念熟一個人的臺詞却好多呢。

寧娜（熱誠地） 妙極了！我懂得你。

梭林 當然，在城裏更好。你坐在你的書房裏，聽差的不通告就不許人進去，有一個電話……街上  
有馬車，還有一切的东西……

杜恩（吟哦） 『告訴她，我的花朵。』

（莎孟列夫登場，波麗娜·安德勒葉芙娜跟在他後面。）

莎孟列夫 他們在這兒早（親吻阿卡汀夫人的手，然後親吻寧娜的手。）看見你的身體健康，我很快活。（對阿卡汀夫人）我的妻子告訴我，你提議跟她一道坐車子進城去。是不是？

阿卡汀夫人 是的，我們正這樣想。

莎孟列夫 哼！好極了。可是好太太，你怎麼去他們今兒正在運送麥子；工人們全忙着，讓我問一問你，你騎什麼馬去？

阿卡汀夫人 什麼馬？我怎麼能說出什麼馬？

梭林 我們有駕車的馬。

莎孟列夫（變得憤激） 駕車的馬！但是我到那兒去找馬的韁索？我到那兒去找馬的韁索？這才是一件怪事呢！我真不懂好太太，原諒原諒我吧，我十分尊崇你的才能。我可以爲你短十年的壽命，但是我不能把馬給你。

阿卡汀夫人 但是如果我一定要去的話，這才是一件怪事呢！

莎孟列夫 好太太，你就不知道耕種是什麼意思。

阿卡汀夫人（發脾氣了） 廢話！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我今兒就要回莫斯科去。吩咐他們到村子上給我租馬，否則，我就走到車站上去。

莎孟列夫（發脾氣了） 在這樣的情形下，我不幹了！你得另外找過一個賬房去。（退場。）

阿卡汀夫人 每個夏天都是這樣的；每個夏天我都要在這兒受侮辱！我再也不把我的腳踢進這

兒來了。（她打假定爲浴室的那左邊退場；一忽兒以後，我們看見她走進那個屋子裏去。托里哥林跟住她，攜着魚竿器具和一隻桶。）

梭林（發脾氣） 這是侮辱！這是受不了的。我覺得可厭極了。立刻把所有的馬全給送到這兒來！  
寧娜（對波麗娜·安德勒葉芙娜） 拒絕那有名的女演員，伊麗娜·尼古拉葉夫娜！她的任何欲望，甚至任何幻想，都比你的耕種的事情更爲重要。這是挺不可信的！

波麗娜（失望地） 我有什麼辦法？你處在我的地位：我有什麼辦法？

梭林（對寧娜） 讓我們到我的妹妹那兒去吧。我們大家去懇求她別走。好不好？（望着莎孟列夫打那邊去的方向。）難堪的人！專橫極了！

寧娜（阻止他起來） 靜靜地坐一坐，靜靜地坐一坐吧。我們會把你推進去。（她和梅夫登科推椅車。）哦，多可怕呀！

梭林 是的，是的，可怕。但是他不會走開的，我要直接對他說話。（他們退場；只剩下杜恩和波麗娜在臺上。）

杜恩 這班人真討厭。你的丈夫確實應當給攆走的，但是這件事情的結果是：那老太婆似的辟特



· 尼古拉葉維西和他的妹妹要求那東西的原諒。你瞧吧！

波麗娜 他把駕車的馬也送到田裏去了！像這樣的誤會每天都有。如果你只要知道這叫我多難受的話！這使我真不舒服；你瞧我抖得多厲害……我受不了他的粗暴。（用懇求的聲音。）葉夫基列，最親愛的，我的心肝，我的寶貝，讓我到你身邊去吧……我們的時快快要過去了，我們不再年青了，如果只要我們一直到我們的生命的末了，不要隱瞞，也不要說謊，無論如何……（一個停頓。）

杜恩 我五十五歲了；現在來改變我的生活是太晚了。

波麗娜 我知道你拒絕我是因為有旁的女人們也接近你。你不能够通通把她們找來跟你住在一塊。我明白。原諒我，你討厭我了。

（寧娜出現在那屋子的近傍；她正在採着花。）

杜恩 不，沒有這麼一回事。

波麗娜 我吃醋吃得苦極了。當然你是一個醫生，你不能够避開女人們。我明白。

杜恩（對走近他們的寧娜說） 怎麼樣了？

寧娜 伊麗娜·尼古拉葉夫娜正在哭着呢，辟特·尼古拉葉維西氣喘起來了。

杜恩（起身） 我最好去把凡來安藥片給他們倆吃一吃。

寧娜（把花給他） 請你把這些花拿去。

杜恩 謝謝你。（朝屋子那邊走去。）

波麗娜（同他一塊走） 多麼可愛的花！（靠近屋子，用一個梗室的聲音。）把那些花給我！把那  
些花給我！（她把許多花一接到手的時候，就把它們撕成碎片而把它們扔開；兩個人走進屋子  
裏去。）

寧娜（獨自地） 看一個有名的女戲子，爲了這樣一件沒有意思的事情哭起來，是多奇怪啊！這  
難道不奇怪嗎？一個有名的作家，爲大衆所崇拜，到處的報紙說起他，他的照片發賣，他的作品翻  
成外國語——而他把整天的工夫消磨在釣魚上，捉到了兩條鯉魚就會覺得快活起來。我老以  
爲有名的人是驕傲的，不可接近的，他們蔑視羣衆，由於他們的聲譽和他們的名字的光榮，他們  
好像是在把金錢和地位看得比什麼還高的庸俗的人們身上替他們自己報復。但是他們在這  
兒，哭，釣魚，打牌，笑，發脾氣，像另外的人那樣！

特列甫勒夫（沒有戴帽子登場，拿着一把鎗和一隻死了的海鷗。）你一個人在這兒嗎？

寧娜 是的。

（特列甫勒夫把海鷗放在他的腳邊。）

寧娜 這是什麼意思？

特列甫勒夫 我的意思就是要令鬼把這隻鳥兒打死。我把它放在你的腳下。

寧娜 你怎麼啦？（拾起鳥兒並且看它。）

特列甫勒夫（稍停） 不久我就要用這同樣的方法自殺。

寧娜 你變得我就差不多不懂得你了。

特列甫勒夫 對啦，從那天以後，我也差不多不懂得你了。你對我變了，你的眼睛是冰冷的，你覺得

我妨礙你。

寧娜 你近來變得容易動氣，你的說話把你弄得很難捉摸，好像這些象徵似的。我想這隻鳥兒也是一個象徵吧，但是請原諒我，我不懂。（把海鷗放在椅子上。）我太簡單了，就不懂得你。

特列甫勒夫 這是由於那天晚上，我的劇本那樣蠢笨地失敗而起的女人們就不原諒失敗。我把

它全燒了；連碎片也給燒了，如果你要知道我是怎樣不幸的話！你對我的逐漸的冷淡是可怕的，難以相信的，好像我醒了，發覺這個湖突然地乾枯了或是陷到了地底下去那樣。你剛才說過了你是簡單得不懂得我了。哦，有什麼可懂呢？我的劇本不受歡迎，你蔑視我的靈感，你早已把我看作平庸，淺薄，像許多其他的人那樣……（頓腳）我是多麼完全明白這件事情的，我是多麼明白這件事情的啊！我覺得好像我的腦子裏邊有一管釘子似的，滾你這釘子和我的虛榮心的蛋吧，這虛榮心吮取我的生命，像一條蛇似地吮取我的生命……（看見讀着一本書走來的托里哥林。）真天才來了，像漢姆雷特似地走着，手上還拿着一本書。（模倣。）「字句，字句，字句。」……太陽還沒有十分接近你，你早已在微笑了，你的眼睛融化在它的光線中。我不妨礙你。（很快地退場。）

托里哥林（在他的書上做筆記）吸鼻煙，喝禾得卡。老穿黑色的衣服，那教員和她戀愛……

寧娜 您早，波里斯·亞力克斯葉維西！

托里哥林 您早。這樣意外發生的變遷，似乎使我們今兒就要動身似的。我們也許不會再見面了。我很難受。我不大常常有機會碰見年青的姑娘們，年青而可愛的姑娘們；我忘了一個人在十八

歲或是在十九歲的時候有怎樣的感覺，我連想像也想像不出，所以在我的故事裏邊和我的小說裏邊的年青的姑娘向來都是虛構的。我願意處在你的地位，就是一點鐘也成，好知道你是怎樣想的，還可以知道你是怎樣一種人。

寧娜 我也願意處在你的地位。

托里哥林 爲什麼？

寧娜 好知道做一個有名的，天才的作家是怎樣感覺的。有起名來的時候是怎樣感覺的？有名的時候，給你怎樣的影響？

托里哥林 怎樣？沒有怎樣，我相信。我就沒有想起過這件事情。（在一瞬間的思索以後。）這兩樣事情裏邊總有一樣：要就是我把我的名譽誇張起來，或者我就從來沒有感到過它。

寧娜 但是倘若你看到報紙上關於你的記載呢？

托里哥林 他們恭維我的時候，我快活，他們責備我的時候，我一兩天感到不高興就是了。

寧娜 多麼一個奇妙的世界！你要是知道我是怎樣羨慕你的話！人世的命運是多麼的不同啊！有的人只能過他們的沈悶無謂的生活，他們彼此全一個樣兒，他們全不幸；而有的呢，好比說你吧

——你是一萬人中的一個，過的卻是一個充滿光明和意義的有趣的生活。你幸福。

托里哥林 我（聳一聳他的肩膀。）哼……你說起名譽和幸福，說起光明和有興趣的生活，但是所有那些漂亮的字句，如果你原諒我這樣說的話，在我就像是一塊我不曾嘗過的蜜餞。你很有青，又很溫和。

寧娜 你的生活是精妙的！

托里哥林 我的生活裏有什麼特別的美妙呢？（看他的錶。）我一定要馬上去寫了。對不起，我要走了……（笑。）好像俗語所說似的，你正抓到了我的癢處，你看我在興奮起來，同時還得發一點兒脾氣。然而還是讓我們講話吧。我們來說一說我的美妙光明的生活……可是，我們從那兒說起呢？（想了一回以後。）有像強迫的觀念那樣的東西，譬如有的時候一個人日日夜夜地不想什麼只想月亮。而我剛巧有這樣的一個月亮。我的腦袋裏邊日日夜夜地只轉着一個不斷的念頭：我應當寫作，我應當寫作，我應當……我把一篇小說將近要寫完的時候，爲了某種理由，我一定要開始另外一篇，然後第三篇，第三篇完了以後就第四篇。我不斷地寫，快極了，我又不能夠用任何其他的方法寫。我問你，這裏面有什麼精妙和光明？哦，這是一個荒謬的生活！我現在和你

一塊；我很興奮，然而時時刻刻我都記得我的沒有完成的小說在等着我。這兒我看見一片雲就像一架大鋼琴似的。我想我定要在一篇小說裏邊的什麼地方描寫一片像一架大鋼琴一樣的雲在旁邊飄過。有一股紫色花的香味。我趕快做筆記：一個病態的嗅覺，一個寡婦的花朵，描寫一個夏天的黃昏就可以用了。在每一個句子裏面，每一個字裏面，我抓緊我自己和你，而且趕快地把那些句子和字放到我的文學的寶庫裏去——這也許有用處！當我把工作完成的時候，我就跑到劇場裏或是釣魚去；我只求能夠在那裏休息一下而把我自己忘卻。但是不成，一個新的題目在我的腦袋裏邊滾動着，就像一顆很重的鐵子彈似的，我給吸引得到我的寫字臺的前面去，我又得趕快繼續地寫，寫。而且老是，老是像這樣的。我沒有法子使我自己休息，我覺得我在消耗我自己的生計，我也覺得爲了我把蜜向空中撒給誰的關係，我在從我的最好的花朵上採取花粉，折斷花朵，還把它們的根在踐踏。你不以爲我瘋了嗎？我的親戚和朋友會把我當作健全的人那麼看待我嗎？『你在寫什麼？你在給我們什麼？』這是一件再三同樣的事情，我覺得好像我的朋友們的注意，他們的誇獎，他們的熱忱——這全是一片假話，他們把我當作一個病人似地欺瞞我，我不知道怎麼地害怕他們會偷偷地跟在我的後面，抓住我，拖我走，把我送到一個瘋人院

去。在那幾年，我的年青的最好的幾年，當我開始寫作的時候，我的作品完全是苦痛。一個小作家，尤其他是在沒有成功的時候，在他自己看來，簡直是笨拙的，窘促的，不需要的；他的神經是緊張而亢奮的。他不能不和弄文藝的人來往，他得不到任何人的承認和注意，他怕勇敢地用正眼看任何人，就像一個連一個錢也沒有了的熱情的賭博者那樣。我不會看過我的讀者，但是爲了某種理由，我老想像他是我的敵人，而且懷疑他。我怕人羣，他們使我驚慌，當我的第一個劇本上演的時候，我老覺得所有陰沈的人們對我感到敵意，所有光明的人們對我表示漠然的冷淡。哦，這多可怕！這多痛苦！

寧娜 但是靈感和創作的真實的過程確實把崇高的幸福的時候給了你吧？

托里哥林 是的，當我正在寫作的時候，我是享受到的。我歡喜讀我的校樣，但是……它一出版的時候，我就受不了它，我看出它完全是不對的，是一個錯誤，簡直不應當寫出來，我覺得煩惱，我討厭它……（笑）讀者看了它說：『是的，可愛，聰明。可愛，但是比托爾斯泰差得多，』或是，『這是一篇精妙的東西，但是屠格涅夫的「父與子」是更美。』到我死的日子都是這同樣的說法，只是可愛和聰明，可愛和聰明——再也沒有別的了。當我死的時候，我的朋友打我的墓前經過會



這樣說，『托里哥林葬在這兒。他是一個好的作家，但是比不上屠格涅夫。』

寧娜 請原諒我，但是我拒絕懂得你。你就給成功破壞了。

托里哥林 什麼成功？我從來就不歡喜我自個兒；我不喜歡我自己的作品。最糟的是我在一種精神恍惚的狀態中，常常不知道我寫的是什麼。我愛這兒的這個水，樹木和天空。我感覺自然，自然在我的心裏引起一個熱情的，不可抵禦的寫作的欲望。但是我並不只是一個風景畫家；我也是一個公民。我愛我的故鄉，我的同胞；我覺得如果我是一個作家的話，我應當盡責寫我的同胞，寫他們的痛苦，寫他們的將來，講到科學和人的權利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就是說我要寫一切的東西。我又是急迫又是慌張，他們在各方面鞭策我，而且還氣我；我像一隻被獵狗包圍的狐狸似地這邊衝到那邊。我看到生活和文化不斷地越離開我越遠了，而我越落越後了，就像一個趕不上火車的鄉下人一樣；結果我覺得我只能描寫景緻，在另外的一切東西方面，我是徹頭徹尾地不對的。

寧娜 你工作過度了，你沒有空閑，也沒有心思去估量一下你自己的價值。你可以不滿意你自己，但是在其他的人看來，你是偉大而精美的！如果我是一個像你一樣的作家，那我就要把我的整

個的生活獻給大家，但是我應當知道不把他們提高到我的地位，他們是得不到更大的幸福的，而且他們還得替我駕一駕戰車。

托里哥林 我的戰車，還有呢！我難道是一個戰神阿格孟郎，或是什麼嗎？（兩人都笑。）

寧娜 爲了得到像做一個作家或是一個藝術家那樣的幸福，我預備忍受貧窮，忍受失望，忍受我身邊那些人的憎恨；我會住在閣樓上，只吃麥做的麪包，我會因不滿意我自己而苦惱，因認識我自己的缺點而苦惱，但是我應當要求名譽的回報，真正的，洋溢的名譽……（用她的兩手遮住她的面孔。）弄得我頭昏……噢！

（阿卡汀夫人從屋子裏發出的聲音。）

阿卡汀夫人 波里斯·亞力克斯葉維西！

托里哥林 他們在叫我。我想是要去收拾行李了。但是我不想離開這兒。（回頭看湖。）你瞧這湖是多麼地光耀！妙極了！

寧娜 你看見湖對過的房子和花園嗎？

托里哥林 是的。

寧娜 那所房子是我的親愛的媽媽的。我在那兒出世。我這一生就在這個湖傍邊消磨掉了。我知道這裏邊的每一個小島。

托里哥林 這兒是很可愛的！（看見海鷗。）這是什麼？

寧娜 一隻海鷗。孔斯坦丁·格弗立洛維西把它打死的。

托里哥林 一隻美麗的鳥兒。真地，我不要走。你試試去勸一勸伊麗娜·尼古拉葉夫娜下去吧。

（在他的書上做筆記。）

寧娜 你在寫什麼？

托里哥林 哦，我不過在做一個記載。一個題目觸動了我。（把記事簿放開。）一個短篇小說的材料：像你這樣的一個年青的姑娘，在一個湖傍過了她的一生；她像一隻海鷗似地愛這個湖，而且她像一隻海鷗似地自由和快樂。但是偶然地來了一個男子，看見她，並且沒有別的，祇是像這兒的那隻海鷗那樣地把她毀滅。（一個停頓。）

（阿卡汀夫人在窗前出現。）

阿卡汀夫人 波里斯·亞力克斯葉維西，你在那兒？

托里哥林 我來了。(一面走一面回頭看寧娜。對在窗前的阿·卡汀夫人) 什麼事?  
阿·卡汀夫人 我們不走了。

(托里哥林走進屋子裏去了。)

寧娜 (走近腳光前; 在沉思一刻以後) 這是一個夢!

(幕落)

## 第三幕

(梭林的家裏的會客室。左右兩邊有門。一隻食器架。一隻藥物櫥。一張桌子在室內的中間。一隻皮箱和幾隻帽盒；好像預備動身的樣子。托里哥林在吃中飯；瑪霞站在桌子傍邊。)

瑪霞 我把所有這些話都告訴你這位著作家了。你可以把它利用一下。我老實對你說吧；如果他自個兒打傷得很厲害的話，那我就一分鐘也不會繼續活下去了。但是我還算够有勇氣。我已下了決心我得從我的心裏把這個愛情拔出來，連根把它拔出來。

托里哥林 你預備怎麼辦呢？

瑪霞 我預備結婚。和梅夫登科。

托里哥林 那個教員嗎？

瑪霞 對啦。

托里哥林 我不懂這有什麼目的。

瑪霞 沒有希望地愛着，白費整個的幾年等着……但是當我結了婚的時候，那我就沒有時候來

講戀愛了，新的憂慮會把一切舊的感情悶死。可是，無論如何，這是一個變更，你知道。我們再喝一杯，好不好？

托里哥林 不會太多嗎？

瑪霞 哦，喝吧！（斟滿兩杯。）別那麼瞧着我！女人們老是喝得比你想像的更多。只有小部分的人像我這樣地當人的面喝，大多數的人却在暗地裏喝。是的，老是禾得卡或是白蘭地。（碰一碰杯子。）祝福你！你是一個快活的人；我不捨得和你分開。（他們喝酒。）

托里哥林 我自個兒並不想去。

瑪霞 你應當求她別走。

托里哥林 不成，現在她不肯就下去了。她的兒子的行動，笨拙極了。第一，他開槍自殺，現在他說他要挑我同他決鬪。爲什麼？他含怒，忍氣，還宣傳藝術的新的形式。但是新舊兩方面都有地位，幹嗎要爲這個爭執呢？

瑪霞 哦，也有吃醋的意思。但是這不關我的事。

（一個停頓。耶可夫提着一口皮箱從右邊到左邊。寧娜進來，靠到窗口站着。）

瑪霞 我的那位教員是不大聰明，但是他是一個和善的人，他雖然窮，可是他很愛我。我可憐他。我也可憐他的年老的母親。好吧，讓我祝福你們大家都幸福吧。別記住我的壞處。（和他熱烈地握手。）我很感謝你的友誼的關切，把你的書寄給我，一定要簽上一個名。不過你別寫『贈給我的好友』，只要簡單地寫『贈給對於生活沒有歸宿，沒有目的的瑪霞』就得了！再會！（退場。）

寧娜（對托里哥林伸出她的手臂，緊握着她的拳頭。） 單還是雙？

托里哥林 雙。

寧娜（嘆了一口氣。） 不對。我的手裏只有一粒豆子。我要試一試我的命運是否可以上舞臺去。我希望有誰跟我商量一下。

托里哥林 像這樣的一件事情是無法商量的。（一個停頓。）

寧娜 我們就要分別了……也許我們不能再見了。你歡不歡喜把這個小小的勳章拿去當作一件別離的紀念物？我把你的名字的頭一個字母刻在一面……在另外一面上，就把你的書名『日與夜』刻上了。

托里哥林 多美妙呀！（親吻那勳章。）一件可愛的禮物！

寧娜 有時候想起一下我。

托里哥林 我會想起你。我會想起你，好像你是在天晴的那天那樣——你記得嗎？一個禮拜以前，

那時你穿着一件輕飄的衣裳……我們談着話……有一隻白色的海鷗躺在椅子上。

寧娜（愁思地） 對啦，一隻海鷗……（一個停頓。）我們不能再談了，有人來了……我懇請你，在你走以前，讓我有兩分鐘……（打左邊出去。）

（在同一個瞬間，阿卡汀夫人，穿着一件有某種等級的星章在上面的禮服的梭林，然後是提着行李的耶可夫，打右邊登場。）

阿卡汀夫人 就在家裏吧，老朋友。你有風濕病，你不應當在外邊亂跑。（對托里哥林。）剛才出去的是誰？寧娜？

托里哥林 是的。

阿卡汀夫人 對不起，我們打擾你了。（坐下。）我相信我把什麼東西都收拾好了，我累極了。

托里哥林（讀動章） 『「日與夜」的一百二十一頁，第十一行和第十二行。』

耶可夫（清理桌上） 先生，我要把你的釣魚的東西也給收拾起來嗎？



托里哥林 對啦，我將來再要用的。你可以把鈎扔了。

耶可夫 是的，先生。

托里哥林（對他自己說） 一百二十一頁，第十一行和第十二行。那幾行裏有什麼呢？（對阿卡

汀夫人。）屋子裏還有我的書沒有？

阿卡汀夫人 有的，在我的哥哥的書房裏，在那基角的書架子上。

托里哥林 一百二十一頁……（出去。）

阿卡汀夫人 真地，辟特，你最好就在家裏。

梭林 你要走了；在家裏沒有你，那會把我悶死的。

阿卡汀夫人 城裏又有什麼？

梭林 沒有什麼特別的，但是到底……（笑。）那兒有柴孟斯特瓦大廳的地基石，以及各種這樣的東西。人總是希望擺脫這個沉悶的生活的，那怕一兩個鐘頭都成。我像一個舊煙嘴似地攔起得太久了。我已經吩咐了馬在一點鐘的時候給預備好；我們同時動身吧。

阿卡汀夫人（稍停） 喂，你就在這兒吧，別討厭，也別着涼。看顧一下我的孩子。當心一下他。給他好

好的勸告。(一個停頓。)我現在走了，我可不懂幹嗎孔斯坦丁想要自殺。我猜想妒忌是主要的原因，我帶托里哥林離開這兒越快越好。

梭林 我能說什麼呢？還有其他的理由。這很容易明白的；他年紀輕，聰明，住在鄉下，住在荒野裏，沒有錢，沒有地位，也沒有將來。他沒有什麼可做。他覺得他的懶惰可恥，他也怕懶惰。真地我很愛他，他也親熱我，雖然這樣，他卻覺得他是這屋子裏的多餘的人，他是一個寄生蟲，一個窮親戚。這很容易明白的，這是自尊心……

阿卡汀夫人 他是我的一個大大的憂慮！(沉思。)他也許可以出外服役去。

梭林(開始吹口哨，然後無定見地) 我想最好是……你給他一點兒錢。第一，他應當穿得和別人一樣或是什麼的。瞧一瞧他，過去三年，他到各處去一直都是穿着那件同樣的破衣服，他就沒有大衣……(笑。)稍微玩兒一下，對他並不是有害的……出門去或是什麼的……花不了很多錢。阿卡汀夫人 但是……也許我可以做一套衣服的，但是至於出門去……不成，在目前甚至我還不能做這一套衣服。(決定地。)我沒有錢！

(梭林笑。)

阿卡汀夫人 沒有！

梭林（開始吹口哨） 的確這樣。請原諒我，我的妹妹，別生氣。我相信你……你是一個大量的，高貴的女人。

阿卡汀夫人（哭泣。） 我沒有錢。

梭林 如果我有錢的話，當然我自己會給他一點兒，但是我沒有錢，連一個子兒也沒有。（笑。）我的賬房把我的養老金全給拿去了，把它全花在田地，牛羊，和蜜蜂上，我的錢完全是給瞎花掉了。蜜蜂死了，牛也死了，他們還不把馬給我……

阿卡汀夫人 是的，我有錢，但是你瞧我是一個女戲子；我的服裝就够破壞我。

梭林 你是一個和善的好人……我尊敬你……是的……可是，哦，我的病又發了……（搖搖不定。）我覺得發昏。（抓住桌子。）我覺得不舒服或是什麼的。

阿卡汀夫人（驚訝） 辟特！（試想扶助他。）辟特，大哥！（叫喚。）救命啊！救命啊！  
（頭上綁着綳帶的特列甫勒夫和梅夫登科登場。）

阿卡汀夫人 他覺得發昏！

梭林 現在好了，現在好了！（微笑一笑，喝一點兒水。）沒有事了……或是什麼的。

特列甫勒夫（對他的母親） 媽媽，你不用怕，不要緊。舅舅近來常發這個毛病。（對他的舅舅。）

你一定要躺下來，舅舅。

梭林 躺一回兒，對啦……可是我還是要進城去……我躺一回兒，然後動身……這是十分自然的。（扶着他的手杖退場。）

梅夫登科（把他的手臂給他） 有一個謎子：早上四隻腳，中午兩隻腳，黃昏三隻腳……

梭林（笑） 正是這樣。晚上就朝天睡。謝謝你，我可以獨自走了……

梅夫登科 哦，幹嗎客氣！（同梭林一道退場。）

阿卡汀夫人 他把我嚇壞了！

特列甫勒夫 住在鄉下對於他是好的。他不開心。媽媽，如果你在這個時候大量一下，把一千五百或是兩千盧布借給他，他就可以在城裏過一年整的。

阿卡汀夫人 我沒有錢。我是一個女戲子，不是一個銀行家。（一個停頓。）

特列甫勒夫 媽媽，幫我換一換綳布。你換得好極了。

阿卡汀夫人（從藥物櫥拿出一些沃度仿姆和一隻有綑帶材料的箱子）醫生遲了。

特列甫勒夫 他答應了十點鐘到這兒來，現在已經中午了。

阿卡汀夫人 坐下來。（把他的頭上的綑布解開。）這像一個包頭。昨天一個不認識的人在廚房裏問你是什麼國籍。但是你差不多完全好了。只有一點兒沒有收口。（親吻他的頭。）我走了的時候，你還會再做這樣無意識的事不會？

特列甫勒夫 不會，媽媽。這是一剎那的非常的絕望，那時候我管不住我自個兒。這件事情不會再發生了。（親吻她的手。）你有一雙這樣漂亮的手。我記得很早以前，你還在皇家劇院演戲的時候——那時候我只是一點兒大——有一次在我們的院子裏打架，一個洗衣裳的女人，她是一個房客，給打得厲害極了。你記得嗎？扶起來她連知覺也失掉了……你照顧她，替她換藥。還把她的孩子們放在盆裏邊洗澡呢。你不記得嗎？

阿卡汀夫人 不。（縛好一根新的綑帶。）

特列甫勒夫 那時候和我們同在一個屋子裏頭住的有兩個歌舞女……她們老是找到你，還喝咖啡呢……

阿卡汀夫人 這個我記得。

特列甫勒夫 她們是很恭敬的。（一個停頓。）近來，在這些最後的日子裏頭，我這麼溫存地，這麼深切地愛你，就像我是在一個小孩的時候那樣。現在除了你，此外我沒有誰了。只是幹嗎，幹嗎你會受那個人的支配呢？

阿卡汀夫人 你不了解他，孔斯坦丁。他有一個很高貴的性格……

特列甫勒夫 可是當他聽到我說我對他挑戰的時候，他的性格的高貴並沒有阻止他不畏縮。他要走了。無耻的逃走！

阿卡汀夫人 什麼，胡說！是我要求他走的。

特列甫勒夫 一個很高貴的性格！這兒你跟我爲他差不多爭論起來了，就在這一刻兒工夫，他在客廳裏的什麼地方或是花園裏笑我們……發展寧娜，想最後地使寧娜相信他是一個天才。

阿卡汀夫人 你喜歡對我說不喜歡的事情。我尊重那個人，請你別在我的面前說他的拐話。

特列甫勒夫 我可不尊重他。你也要我以爲他是一個天才，但是請原諒我，我不能撒謊，他的著作叫我作嘔。

阿卡汀夫人 這是妒忌。沒有天才而一味自命的人，除了去攻擊真正的天才以外，是沒有別的事情做的。我一定要說，這裏邊有許多的安慰！

特列甫勒夫（譏刺地） 真正的天才（盛怒地）如果這算有天才的話，那我比你們倆合起來還要更有天才（把他的頭上的綑帶撕掉）你，用你的因襲的濫調，侵佔藝術的主權，你認不出真實的正當的作品，一味聽從你自己的意思；你把此外一切的東西都給悶死，都給扼死。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你或是他！

阿卡汀夫人 頹廢派！

特列甫勒夫 滾到你那個漂亮的劇場裏去，到那兒去演你那個下流的，愚蠢的劇本吧！

阿卡汀夫人 我從來沒有演過這樣的劇本，讓我好了！你甚至連一個最無聊的滑稽戲也不能寫！你不過是一個某府的小夥計！靠別人家過活！

特列甫勒夫 你這個守財奴！

阿卡汀夫人 你這個衣服破爛的教花子！

（特列甫勒夫坐下來靜靜地哭泣。）

阿卡汀夫人 沒有用的人！（激動地來回走。）別哭……你一定別哭吧。（哭泣）別……（親吻他的前額，他的雙頰，和他的頭。）我的好孩子，你原諒我……原諒你的犯罪的媽媽。原諒我，你知道我是可憐的。

特別甫勒夫（把他的手臂繞住她。）只要你知道就好了！我什麼都失掉了！她不愛我，現在我不能寫……所有我的希望全完了……

阿卡汀夫人 別失望……什麼東西都會不錯的。托里哥林就要走了，寧娜再會愛你。（揩掉他的眼淚。）算了。我們現在已經講和了。

特別甫勒夫（親吻她的手） 是的，媽媽。

阿卡汀夫人（溫存地） 跟他也講一講和。你不想跟他決鬪了吧？

特別甫勒夫 很好。只是，媽媽，請你別讓我和他見面。這對我痛苦的事——我受不了。（托里哥

林登場）他來了……我走吧……（很快地把綑帶放在碗碟櫥裏。）現在醫生會幫我換綑帶了。

托里哥林（看了一本書） 一百二十一頁……第十一行和第十二行。在這兒。（唸出）『假如我的生命對於你是有用的話，你來把它拿去吧。』



（特別甫勒夫從地板上拾起綳帶然後出去。）

阿卡汀夫人（看她的手錶） 馬快要來了。

托里哥林（對他自己） 『假如我的生命對於你是有用的話，你來把它拿去吧。』

阿卡汀夫人 我希望你的東西通給收拾好了。

托里哥林（急燥地） 是的，是的。（沉思着）幹嗎我會從一個純潔的靈魂發出的那個請求上

感到這麼深切的憂愁呢？幹嗎它這麼痛苦地裂碎我的心呢？『假如我的生命對於你是有用的

話，你來把它拿去吧。』（對阿卡汀夫人）讓我們再耽一天吧。

（阿卡汀夫人搖搖她的頭。）

托里哥林 讓我們耽擱一天吧！

阿卡汀夫人 寶貝，我知道把你留在這兒的是什麼事情。但是你壓制自個兒一下吧。你有點兒像

沉醉了似的，放清醒點兒吧。

托里哥林 你也清醒點，聰明點，合理點兒，我請求你像一個真實的朋友應當那樣地來看這一

切的事情吧。（抓緊她的手。）你是能夠犧牲的。做我的一個朋友，讓我自由吧！

阿卡汀夫人（強烈地激動） 你這樣地給迷住了嗎？

托里哥林 我給她吸引了！也許這正是我所需要的。

阿卡汀夫人 愛一個鄉下姑娘嗎？哦，你完全不知道你自己個兒！

托里哥林 有時候人們談話的時候，而實在他們在睡覺——我就是這樣的，我一面對你說話，而我一面睡着了在夢想着她……我被甜蜜的，奇妙的夢所迷住了……讓我自由吧……

阿卡汀夫人（戰慄着） 不成，不成！我是一個平常的女人，你不能對我說這樣的話。別叫我痛苦，波里斯。這使得我害怕。

托里哥林 如果你留心的話，你就可以做到不平常的了。愛情——那青春的，可愛的，詩歌的，把人抬到一個夢境裏去的愛情，這是人生中惟一能夠給予幸福的東西！我還從來沒有知道過一個像這樣的愛情……在我年青的時候，我從來沒有機會，我老是在編輯室裏跑來跑去，和貧窮掙扎。現在這兒，愛情，它來了，它對我點頭了。逃避它有什麼意義呢？

阿卡汀夫人（憤怒地） 你瘋了！

托里哥林 對啦，你放了我吧？

阿卡汀夫人 你們今兒全反對我，叫我受苦（哭泣）

托里哥林（抓住他的胸口） 她不了解！她不會了解！

阿卡汀夫人 難道我又老又醜，使得你敢毫不在乎地在我面前談起別的女人嗎？（把她的手臂繞住他而且親吻他。）哦，你發狂了！我的奇妙的，精美的寶貝……你是我的生命的最後一葉（跪在地下。）我的歡樂，我的驕傲，我的幸福……（擁抱他的雙膝。）那怕是你拋棄我一個鐘頭，我會活不下去，我會發瘋，我的神妙的，偉麗的人兒，我的救主……

托里哥林 也許有人來了。（扶她起來。）

阿卡汀夫人 讓他們來好了，我對你表示我的愛情，我是不害臊的。（親他的雙手。）我的寶藏，你這個致命的孩子，你要發瘋，可是我不要你發瘋，我不讓你發瘋……（笑。）你是我的……我的……這個前額是我的，這一對眼睛是我的，這個美妙的絲似的頭髮也是我的……你全部是我的。你是這樣地有天赋，這樣的聰明，所有近代作家當中最好的，你是俄羅斯的一個希望……你有這麼多的真誠，單純，新鮮，健全的幽默……一下筆，你就可以寫出一個人物或是一個風景的一切的主要的特點，你的人物是生動的。沒有一個人讀了你的作品而不快活！你以為這是誇張

嗎？我是在諂媚着你嗎？但是你瞧一瞧我的眼睛……瞧……我像一個撒謊的人嗎？你瞧，我是一個惟一能欣賞你的人；我是一個惟一對你說真理的人，我的珍珠，我的奇妙的寶貝……你去嗎？是嗎？你不會拋棄我吧……

托里哥林 我沒有我自己的意志……我從來就沒有我自己的意志……軟弱，無能，老是屈服——一個女人怎麼會關心這樣的一個男子呢？拿我去吧，帶我走吧，但是別讓我離開你一步……

阿卡汀夫人（對她自己說） 現在他是我的（用一種安閑的聲調說，好像什麼也不會發生似地。）但是，當然，如果你喜歡的話，你可以耽擱下去的。我自個兒先去，你可以隨後來，遲一個禮拜好了。到底，幹嗎你要這樣着急呢？

托里哥林 不，我們最好還是一塊兒走。

阿卡汀夫人 聽你的便，那麼讓我們一塊兒走。（一個停頓。）

（托里哥林做記載。）

阿卡汀夫人 你寫什麼？

托里哥林 今兒早晨我聽見一個很好的名詞，『處女的森林。』這或許是有用的。（伸腰。）那麼我們要走了？又要坐鐵道馬車，上車站，進飯車，吃羊扒，談話……

莎孟列夫（登場） 我很抱歉我來報告給你聽：馬預備好了。好太太，正是動身到車站去的時候了；火車兩點零五分鐘到。請你給我一個面子，伊麗娜·尼古拉葉夫娜，你別忘了去問一問那個男演員蘇主朵爾特斯夫到底怎麼樣了。他是好好地活着不是？有一個時候我們老在一塊兒喝酒……在『搶來的盔甲』裏邊，他簡直是演絕了……我記得那演悲劇的伊主梅洛夫，也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同他合演『伊利沙斐都格德』……你別忙，好太太，你還可以耽五分鐘動身。有一次在一齣鬧戲裏邊他們扮演兩個奸臣，當他們突然地給人家發覺了的時候，伊主梅洛夫一定要說，『我們中計了，』但是他說，『我們喝醉了！』（笑。）喝醉了！

（當他說話的時候，耶可夫忙着照顧行李。女僕把阿卡汀夫人的帽子，大衣，傘和手套帶給她；他們大家都幫助阿卡汀夫人穿戴她的東西。男廚子在左邊門口張望，遲疑了一回以後他就進來了。波麗娜·安德勒葉芙娜登場，然後梭林同梅夫登科接着上。）

波麗娜（拿着一個籃） 這是一些給你在路上吃的楊梅……這些東西都是很甜的。有點兒好

吃的東西吃一吃，你可以解解悶……

阿卡汀夫人 你真好，波麗娜·安德勒葉芙娜。

波麗娜 再會，親愛的太太！如果有什麼不合你的意的地方，請你原諒。（哭泣。）

阿卡汀夫人（擁抱她） 一切都不錯，一切可是你別哭。

波麗娜 時候過得真快！

阿卡汀夫人 這是沒有辦法的。

梭林（穿着一件有領子的大衣，戴着帽子，手裏拿着一根手杖，從左門跨過着舞臺登場） 妹妹，

是動身的時候了，否則，也許你要太遲就是。我要上馬車去了。（退場。）

梅夫登科 我走到車站上去……送你的行。我很快就可以到那兒……（退場。）

阿卡汀夫人 再會吧，親愛的朋友們。如果我們大家都活着而康健的話，那我們明年夏天又可以

見面了。（女僕，廚子，和耶可夫親吻她的手。）別忘了我。（給廚子一個盧布。）這一個盧布是給

你們三個人的。

廚子 我們真謝謝你，太太！望你一路順風！我們很感謝你的厚意！

耶可夫 願上帝保佑你！

莎孟列夫 到了寫一封信給我們，那我們就好放心了。再會，波里斯·亞力克斯葉維西！

阿卡汀夫人 孔斯坦丁在那兒？告訴他我要動身了；我一定要告別一下。對啦，你們可別記住我的短處。（對耶可夫。）我給了廚子一個盧布。那是給你們三個人的。

（大家都從右邊出去。舞臺是空的。在幕後有着人們在送別的時候慣有的那種喧嚷。女僕回來，把桌上那籃楊梅拿起，從新出去。）

托里哥林（回來） 我忘了我的手杖。我相信它在那兒外邊，陽台上。（他走去，在左手的門邊遇見正進來的寧娜。）是你嗎？我們要走了……

寧娜 我感到我們彼此應當再見一次。（興奮地）波里斯·亞力克斯葉維西，我已經決定了，無論怎樣，我要演戲去了。我明兒就走；我要離開我的爸爸，我要把一切的東西拋棄，我要開始一個新的生活。像你一樣，我要到……莫斯科去。我們可以在那兒見面。

托里哥林（回頭看） 你住斯拉夫央斯基飯店……馬上通知我……我的地址是摩爾昌諾夫卡·格羅荷爾斯基住宅……我要趕緊走了……（一個停頓。）

寧娜 再一分鐘 …

托里哥林（用一種低抑的調子）你真可愛極了……哦，想起很快我們彼此就要見面是多麼的快活啊！（她倒在他的懷裏。）我又可以看到那一對美妙的眼睛了，那個難以形容地美麗的溫存的微笑……那些輕勻的姿態，那天使似的純潔的表情……我的寶貝……（一個長久的接吻。）

（幕落）



## 第四幕

(梭林的家裏的客廳之一，現在已經變成孔斯坦丁·特列甫勒夫的一間書房。左右兩邊，有門通到內室。中間，玻璃門通到陽台。除了照例客廳的器具以外，在右邊角上，有一張寫字臺，靠近左門，一張沙發，一隻書櫃，在窗子上和椅子上有書。黃昏。有一盞點着的燈，上邊有一個罩子。這是半昏暗的。樹木發出沙沙的響聲，風在煙囪裏吼叫。一個更夫敲着梆。梅夫登科和瑪霞登場。)

瑪霞(叫喚) 孔斯坦丁·格弗立洛維西！孔斯坦丁·格弗立洛維西！(回頭看) 沒有，這兒一個人也沒有。那老頭子每分鐘都不斷地問，孔斯坦丁在那兒，孔斯坦丁在那兒？沒有他，他是活不了……

梅夫登科 他怕孤單，(傾聽) 多麼可怕的天氣！兩天都是這個樣兒。

瑪霞(把燈燃亮) 湖裏邊有浪。大極了。

梅夫登科 花園裏邊多黑呀！我們應當告訴他們把花園裏邊的那個臺給拆去。它站在那兒怪空

怪醜的，就像一個骨頭架子似的，幕在風裏邊只飄。昨兒晚上我打它身邊走過的時候，它就好像一個人在臺上哭着似的。

瑪霞 後來呢……（一個停頓）

梅夫登科 我們回家吧，瑪霞。

瑪霞（搖搖她的頭） 我要就在這兒過夜。

梅夫登科（用一種懇求的聲音） 瑪霞，走吧！我們的寶寶一定餓了。

瑪霞 胡說。瑪特央娜會喂他乳的。（一個停頓）

梅夫登科 我真可憐他。現在他有三個晚上沒有見到他的媽媽了。

瑪霞 你才是一個討厭的人。從前你至少還討論一下普通的題目，可是現在只是家庭，寶寶，家庭，

寶寶——人家從你聽到的只是這些話。

梅夫登科 走吧，瑪霞！

瑪霞 你自個兒走得了。

梅夫登科 你的父親不會把一匹馬借給我的。

瑪霞 對啦，他曾。你問一問，他會。

梅夫登科 很好，我去問。那麼你明兒回來嗎？

瑪霞（服一拙煙鼻） 很好，明兒。我給你煩死了。

（特列甫勒夫和波麗娜·安德勒葉芙娜登場；特列甫勒夫拿着枕頭和被服，波麗娜·安德勒葉芙娜拿着被單和枕頭套子，他們把它們放在沙發上，然後特列甫勒夫走到他的寫字台去坐下。）

瑪霞 媽媽，這做什麼用？

波麗娜 辟特，尼古拉葉維西要我們在孔斯坦丁的房裏給他鋪一張牀。

瑪霞 讓我來做吧。（鋪牀。）

波麗娜（嘆氣） 年老的人就像小孩子似的。（走近寫字台去，靠在她的手肘上，望住原稿；一個停頓。）

梅夫登科 好吧，那麼我走了。再會，瑪霞。（親吻他的妻子的手。）再會，媽媽。（想親吻他的岳母的手。）

波麗娜（厭煩地） 得了，如果你要走，你走好了。

梅夫登科 再會，孔斯坦丁·格弗立洛維西。

（特列甫勒夫不出聲地把他的手給他；梅夫登科退場。）

波麗娜（望着原稿） 沒有人會猜到或是想到，你會變成一個真正的著作家，孔斯坦丁。現在，謝上帝，他們從各雜誌送錢給你。（把她的手去撫摸他的頭髮。）你也長得漂亮起來了……親愛的，好孔斯坦丁，對我的瑪霞再親熱一點兒吧！

瑪霞（她在鋪着牀） 媽媽，讓他去好了。

波麗娜（對特列甫勒夫） 她是一個可愛的小東西。（一個停頓。）一個女人不要什麼的，你知道，孔斯坦丁，只消你給她一個笑臉看就得了。把我自個兒打比，我就知道。

（特列甫勒夫從寫字台身邊起來，不說話地退開。）

瑪霞 現在你弄得他生氣了。誰叫你去煩麻他的？

波麗娜 我覺得很替你難受，瑪霞。

瑪霞 有什麼用！

波麗娜 我的心都爲你痛了。我全明白，你知道，我全了解。

瑪霞 這全是傻勁兒。像單相思這樣的愛情除了在小說裏以外，是不會有的。這沒有關係。最要緊的是一個人不要多情，不要老是希望什麼，也不要等待轉機……當愛情在心裏生長起來的時候，沒有別的好辦，只有把它拔出來就得了。他們答應了把我的丈夫調到外縣去。我一到那兒，我就會忘記一切……我要從我的心裏把它拔掉。

（再過去兩個房間，有人在奏一支憂鬱的華爾茨。）

波麗娜 這是孔斯坦丁在彈琴。他一定是很抑鬱的。

瑪霞（沒有聲息地走了幾個華爾茨的步法） 媽媽，最好是他不在我的眼前。只消他們把我的

西孟調開，相信我，我在一個月以內就可以把這件事情拋開。這完全是胡鬧。

（左邊的門開了。杜恩和梅夫登科把坐在椅子上的梭林推進來。）

梅夫登科 現在我的家裏有六個人。可是麵粉要賣兩個戈比一磅。

杜恩 你得趕緊把收支弄得相抵才對。

梅夫登科 你可以笑總是很不錯的。你的錢多得使你不知道把它們怎麼辦。

杜恩 錢？錢？錢？銀行醫三十年，我的孩子，在討厭的工作的時候，整天整夜地我的身子就不能算是我自己的，我總算積蓄到了兩千個盧布，不久以前，我在外省把它通給花光了。我什麼都沒有了。

瑪霞（對她的丈夫） 你沒有走嗎？

梅夫登科（犯罪似地） 對啦，他們不把一匹馬給我的時候，我怎麼能呢？

瑪霞（非常不耐煩地用一個低抑的調子說） 我看見你就受不了。

（輪椅仍舊放在房裏左半邊；波麗娜·安德勒葉芙娜，瑪霞和杜恩坐在它傍邊，梅夫登科悲傷地走到一邊去。）

杜恩 這兒的變遷真大！客廳改作了一間書房。

瑪霞 孔斯坦丁在這兒寫東西更方便。他歡喜的時候，他可以到花園裏邊去，並且在那兒思想。

（一個更夫敲梆。）

梭林 我的妹妹在那兒？

杜恩 她到車站上接托里哥林去了。她馬上就會回來。

梭林 既然你想到需要我的妹妹來，那我的病一定是很危險的了。（在一個沉默以後。）這才怪

哪，我的病很危險，可是他們在這兒不給我藥吃。

杜恩 好吧，你愛吃什麼藥呢？凡來安藥片？蘇打金雞納霜？

梭林 呀，他又來說教了！這是怎樣一件痛苦的事呵！（把他的頭對沙發做一個動作。）那是我的

牀嗎？

波麗娜 對啦，這是給你的，辟特·尼古拉葉維西。

梭林 謝謝你。

杜恩（吟哦） 『月亮浮在夜半的天空。』

梭林 我要把一篇小說的材料給孔斯坦丁。這篇東西應當叫着『有過希望的人。』在我年青的時候，我想做一個文學家——可是我做不成；我想說漂亮話——可是我的話說得壞透了，（模倣他自己。）『此外，其他，諸如此類，等等……』我不斷地埋頭苦幹，想得出一個結果，只是弄得滿身大汗而已；我想結婚，可是我結不成；我老想住在城裏，可是我在這兒鄉下了結我的一生——等等。

杜恩 我本想做一個真正的內政顧問——並且我做到了。

梭林（笑） 這個我倒沒有費力去找。它卻自然而然地來了。

杜恩 六十二歲來對生活表示不滿，真是無聊，你知道。

梭林 他是一個怎樣固執的傢伙啊！你該懂得一個人要生活！

杜恩 這真無謂極了。每個生命必須有一個終結，這是自然的法則。

梭林 你像一個不愁吃着的人似地辯論。你是滿意的，所以你對生活冷淡，什麼在你都不相干。但是甚至你也怕死。

杜恩 死的懼怕是一個動物的恐怖。一個人一定要克服它。對於那些相信永生而且覺到他們的罪惡的人，合理的怕死才是可能的。而你，第一，就沒有信仰，第二，你有什麼罪惡要擔心的？你在法庭裏服務了二十五年——這就是了。

梭林（笑） 二十八年……

（特列甫勒夫進來，坐在梭林的腳邊的一個小凳上。瑪霞目不轉睛地望住他。）

杜恩 我們妨害孔斯坦丁寫東西。

特列甫勒夫 哦，不，這沒有關係。（一個停頓。）



梅夫登科 醫生，讓我問一問你：你在外國最喜歡那一個城市？

杜恩 日內瓦。

特列甫勒夫 幹嗎日內瓦呢？

杜恩 那邊街道的生活是很奇妙的。當你晚上從旅館裏出去的時候，整條街上充滿了人。你漫無目的地散步，在朝前向後的人羣中攢動着你生活在人羣裏面，在心理上你就和它一致了，然後差不多開始相信一個世界的靈魂真的是可能的，就像寧娜在你的劇本裏邊所表演的那樣。哦，對啦，她現在在那兒？她的情形怎麼樣了？

特列甫勒夫 我想她很平安。

杜恩 人家告訴我，她在過一種比較奇怪的生活。那是怎麼的？

特列甫勒夫 醫生，這個話長着呢。

杜恩 那麼，縮短說吧。（一個停頓。）

特列甫勒夫 她從家裏逃出去，並且和托里哥林鬧過一次戀愛。你知道這個事情嗎？

杜恩 我知道。

特別甫勒夫 她生過一個小孩。那孩子死了。像我們所料到的那麼，托里哥林厭倦她了，並且回到他的舊情人那邊去。可是，實在，他就從來沒有把舊情人丟過，但是他想用意志軟弱的態度去維持雙方的關係。就我從聽來的說話，我所能知道的是：寧娜的私生活是完全地失敗了。

杜恩 可是舞台事業呢？

特別甫勒夫 我想那更糟。她初次登台是在靠近莫斯科的一個熱鬧的地方，然後就到各省去。所有那個時候，我都看見她，不論她到那裏，我都跟住她。她老扮重要的脚色，可是她演得生硬極了，沒有風趣，一味地亂叫，姿勢粗暴。有些時候她把一個哭聲表演得成功或是把死表演得成功，但是這只是幾次的事。

杜恩 那麼她真有一些天才嗎？

特別甫勒夫 這話很難說。我覺得她有。我看見她，可是她不願看見我，僕人們就不許我在旅館裏見她。我明白她的心境，我也不堅持要見她。（一個停頓。）我還有什麼好告訴你呢？以後，當我回到家裏來的時候，我收到過她的幾封信——熱烈的，聰明的，有趣的信。她並不訴苦，但是我覺得她非常地不快活；每句話都露出病態的過度緊張的心緒。她的想像力也有點兒攪亂了。她把

自己的名字簽成海鷗。在普希金的『雌人魚』中，那磨房主說他是一隻烏鴉，同樣地在寧娜的信上她不斷地說她是一隻海鷗。現在她到這兒來了。

杜恩 這兒？你這是什麼意思？

特列甫勒夫 就在城鎮裏的一家旅館裏，她到那邊有五天了。我去看過她，這兒的瑪霞也去過，但是她誰都不見，西孟央·西孟央洛維西說他昨天下午看見她在離這兒一里半地的野外。

梅夫登科 是的，我看見她。她打那個方向朝城鎮裏走去了。我對她鞠了一個躬，我還問她幹嗎不來看我們。她說她會來。

特列甫勒夫 她不會來。（一個停頓。）她的父親跟後娘不認她。他們把許多看門的人派在各處，就是她要走近屋子也是不成的。（他同醫生走向寫字台去。）在紙上做一個哲學家是多麼的容易，醫生，可是在人生方面是多難啊！

梭林 她是一個可愛的姑娘！

杜恩 什麼？

梭林 她是一個可愛的姑娘，我說。真正的內政顧問梭林曾經有一個時候和她積極地戀愛。

杜恩 老色鬼。

(莎孟列夫的笑聲傳到外邊來。)

波麗娜 我想他們從車站上回來了。

特別甫勒夫 是的，我聽見媽媽的聲音。

(阿卡汀夫人，托里哥林，和莎孟列夫登場。)

莎孟列夫(當他登場的時候) 我們飽經了人世的滄桑後都變得老了，衰敗了，可是你，好太太，仍然是年青的……一個輕快的裝束，活潑，秀麗……

阿卡汀夫人 你又要觸我的霉頭了，你這個討厭的人！

托里哥林 你好，辟特·尼古拉葉維西！你還是沒有氣力嗎？這真不好！(看見瑪霞，歡悅地。)

瑪霞！

瑪霞 你，你知道我嗎？(握手。)

托里哥林 結婚了嗎？

瑪霞 老早了。

托里哥林 你快活嗎？(對杜恩和梅夫登科鞠躬，然後踟躕地走近特別甫勒夫。)

伊麗娜·尼古

拉葉夫娜對我說過，你已經把過去忘記，不再生氣了。

（特列甫勒夫伸出他的手。）

阿卡特夫人（對她的兒子） 波里斯·亞力克斯葉維西把登載你的新小說的雜誌帶來了。

特列甫勒夫（拿着雜誌，對托里哥林） 謝謝你，你真是親切（他們坐下。）

托里哥林 你的崇拜者們都對你表示他們的敬意……在彼德堡和莫斯科，對於你的作品都感到非常的興趣，我不斷地被他們問起關於你的問題。他們問你是怎樣的樣子，你的年紀多大，你是不是漂亮，每個人都想像，爲了某種理由，你不再是青年了。也沒有人知道你的真姓名，因爲你老是用假名字發表。你像『鐵面具』似地神祕。

特列甫勒夫 你能夠久耽擱一下嗎？

托里哥林 不成，我想我明兒就得回莫斯科去。我非去不成。我得趕緊去完成我的小說，此外，我還答應了把發表過的東西出一個集子。實在，這全是一套老話。

（當他們正在談話的時候，阿卡特夫人和波麗娜·安德勒葉芙娜把一張牌桌抬得放到房間的中央，並且把它打開。沙孟列夫點着蠟燭，並且安放椅子。一付樂脫牌是從食器廚裏給拿出

來了。

托里哥林 天氣並不給我一個親切的歡迎。風大極了。假如明兒早晨不括風的話，那我就到湖上釣魚去。我得去瞧一瞧花園和那個地方——你記得嗎？——你的劇本在那兒上演的地方。有了一篇故事的材料，我只要把安排在這篇東西裏邊的那個關於風景的記憶回憶一下就成了。

瑪霞（對她的父親） 爸爸，給我的丈夫一匹馬吧！他一定要回家去。

莎孟列夫（模倣着） 一定要回家去——一匹馬！（莊嚴地。）你自己是明白的：那些馬剛才到車站上去過。我不能再叫它們出去。

瑪霞 可是有別的馬。（看見她的父親不說什麼，她揮一揮她的手。）跟你是說不出什麼來的。  
梅夫登科 我能夠走，瑪霞，真地。

波蘭娜（嘆一口氣） 在這樣的天氣裏邊走……（在牌桌邊坐下。）喂，大家來呀。

梅夫登科 不過四里路。再會。（親吻他的妻子的手。）再會，媽媽。（他的岳母不願意地伸出她的手給他親吻。）我本不想麻煩誰的，可是寶寶……（對大衆鞠一個躬。）再會……（用一種犯

罪的步伐出去。）

莎孟列夫 他很可能可以走去。他又不是一个將軍。

波麗娜（敲敲桌子） 喂，大家來呀，別耽擱時候，就要來叫我們吃晚飯了。

（莎孟列夫，瑪霞和杜恩坐在桌子邊。）

阿卡汀夫人（對托里哥林） 當秋天的長夜來了的時候，他們就在這兒打樂脫牌。這就是以前，我們做小孩兒的時候，我們的媽媽老跟我們一塊打的那付老樂脫牌。你在吃晚飯以前來打一盤，好不好？（和托里哥林一道在桌子邊坐下。）打這個牌是很沉悶的，但是你打慣了的時候，就不怎樣地壞。（配三張牌給每個人。）

特列甫勒夫（翻着雜誌的書葉） 他沒有看過他自己的小說，但是他甚至連我的裁也沒有裁開來。（把雜誌放在寫字台上，然後向左門走去；當他走過他的母親的時候，他親吻她的頭。）

阿卡汀夫人 你來嗎，孔斯坦丁？

特列甫勒夫 對不起，我不來……我出去。（退場。）

阿卡汀夫人 一底十個戈比。把錢都放到我這兒來，醫生，好不好？

杜恩 不錯。

瑪霞 每個人都把他的底子放下了嗎？我開牌吧……二十二。

阿卡汀夫人 是的。

瑪霞 三！

杜恩 不錯！

瑪霞 你出了三嗎？八八十一！

莎孟列夫 別太匆忙了！

阿卡汀夫人 我在哈可孚是一個多大的歡迎會啊！好像我還覺得頭昏眼花。

瑪霞 三十四！

（從幕後傳出一個憂鬱的華爾茨的調子。）

阿卡汀夫人 那些學生們給我一個盛大的歡迎……三個花籃……兩個花環，還有這個，瞧！（解

下一個在她的頸子上的飾針，並且把它放到桌子上。）

莎孟列夫 是的，這玩意兒不錯……



瑪霞 五十！

杜恩 確實是五十嗎？

阿卡汀夫人 我穿了一件奇妙的衣服……儘管我不知道什麼，怎樣穿衣服我是知道的。

波麗娜 孔斯坦丁在彈鋼琴；他很抑鬱，可憐的東西。

莎孟列夫 他在報紙上給人家罵得厲害極了。

瑪霞 七十七！

阿卡汀夫人 好像這有什麼關係似的。

托里哥林 他總不十分對勁兒。他還沒有發現他自己的手法。他老有點兒古怪和模糊，有時候差

不多好像是精神恍惚似的。沒有一個生動的人物。

瑪霞 十一！

阿卡汀夫人（回頭看梭林） 辟特，你嫌鬧嗎？（一個頓停。）他睡着了。

杜恩 真正的內政顧問睡着了。

瑪霞 七十九！

托里哥林 如果我住在這樣一個地方，靠到一口湖，你想我會寫作嗎？我會壓低這個慾望，不過去釣釣魚就是了。

瑪霞 二十八！

托里哥林 釣鱸魚真是快活極了！

杜恩 對啦，我相信孔斯坦丁·格弗立洛維西。他有東西！他有東西！他用意像來思索；他的故事是生動的，滿是色彩，而且它們強烈地使我感動。所可惜的是他沒有確定的目的。他造出一個印象，這就是了，但是你只有一個印象而沒有別的什麼，你就不能深刻。伊麗娜·尼古拉葉夫娜，你喜歡你的兒子是一個作家嗎？

阿卡汀夫人 你只要想，我還沒有讀過他的東西。我沒有時候。

瑪霞 二十六！

（特別甫勒夫靜靜地進來，在他的寫字台邊坐下。）

沙孟列夫（對托里哥林） 我們這兒還有一點兒東西是你的，波里斯·亞力克斯葉維西。

托里哥林 那是什麼？

莎孟列夫 孔斯坦丁打到了一隻海鷗，你要我替你把牠剝製的。

托里哥林 我不記得！（沉思。）我不記得！

瑪霞 六十六！

特別甫勒夫（推開窗子，傾聽）天多黑！我不知道幹嗎我覺得這麼不安。

阿卡汀夫人 孔斯坦丁，把窗關起來，有風。

（特別甫勒夫關窗。）

瑪霞 八十八！

托里哥林 我贏了！

阿卡汀夫人（愉快地）好極了，好極了！

莎孟列夫 好極了！

阿卡汀夫人 那個人在什麼事情方面老有運氣。（起身。）現在我們去吃點兒東西吧，我們這位大人物今兒還沒有吃過飯呢。吃了晚飯以後我們再來接着打。（對她的兒子。）孔斯坦丁，別寫了，吃飯去吧。

特別甫勒夫 我不想吃，媽媽，我不餓。

阿卡汀夫人 隨你的意好了。（叫醒梭林。）辟特，吃晚飯！（扶助沙孟列夫的手臂。）我要把在哈可孚爲我開的歡迎會講給你聽。

（波麗娜·安德勒葉芙娜吹滅桌上的蠟燭，然後她和杜恩推椅車。大家都打左門出去；只有坐在寫字台邊的特別甫勒夫被留在台上。）

特別甫勒夫（鎮靜地寫作；把他所寫的稿子讀過一遍）我說了許多關於新的形式的話，現在我逐漸感到我自己也正在墮入一種因襲裏邊去了。（讀）『牆上的告示公佈……蒼白的臉孔，配上黑色的頭髮。』公佈，配上笨極了。（塗掉）我要在主人公爲浙瀝的雨聲所吵醒的地方開始起，把其餘的全給扔了。月夜的描寫過長而且過精。托里哥林已經爲他自己找到了方法，現在他容易寫了……他可以這樣寫：破瓶的頸在堤壩上閃光，水車的車輪投出一個黑色的陰影——你在那兒看到一個月夜了，而我寫的只是顫動的光輝，以及羣星的溫存的閃爍，在靜寂的芬芳的空氣中消逝着琴聲的隱約……這是痛苦的。（一個停頓）我漸漸地相信這不是新的和舊的形式的一個問題，而要緊的是一個人簡直不應當想起形式而寫作，應當使形式從他的

靈魂自然地流露出來而寫作。（有人在敲最靠近桌子的窗。）那是什麼？（看窗外。）什麼沒有看見……（打開玻璃門，向花園裏望去。）有人在石級上跑下來了。（叫。）誰在那兒？（走出去，我們聽到他很快地沿着陽台走；半分鐘以後同寧娜一道回來。）寧娜，寧娜！

（寧娜把她的頭倒在他的胸上，用抑制着的嗚咽聲哭泣。）

特列甫勒夫（感動）寧娜！寧娜！是你……你……好像我早就預感到似的，我的心整天一直痛着和不安。（脫掉她的帽子和披肩。）哦，我的甜蜜，我的珠寶，她倒底來了。我們別哭吧，我們別哭吧！

寧娜 有什麼人在這兒。

特列甫勒夫 沒有人。

寧娜 把門全鎖起來，也許有人進來。

特列甫勒夫 沒有人會進來。

寧娜 我知道伊麗娜·尼古拉葉夫娜在這兒。把門全鎖起來。

特列甫勒夫（把右邊的門全鎖起，走到左邊的門去。）這道門上沒有鎖。我把一張椅子堵住它。

(把一張搖椅堵住那道門。)別害怕，沒有人會來了。

寧娜(深深地望着他的臉孔)讓我看一看你。(環看)這屋子是溫暖的，美妙的……從前這

是客廳。我變得很厲害了嗎？

特列甫勒夫 對啦……你更瘦了，你的眼睛也更大了。寧娜，多奇怪我會看到你。幹嗎你不讓我見你？幹嗎你這麼久都不來？我知道你到這兒差不多一個禮拜了……我每天好幾次走到你那兒去；我像一個教花子似地站在你的窗下。

寧娜 我怕你也許恨我。我每夜夢見你望住我而不知道我。如果你只要知道的話！自我來了以後，我就一直到這裏來散步……在湖旁邊。我走近你的屋子有許多次，而我總是不敢進來。讓我們坐下吧。(他們坐下。)讓我們坐下來，多談一談。這屋子是美妙，是溫暖，是舒服。你聽見風聲嗎？屠格涅夫的作品裏，有這樣的一段，『這對於在這樣一個晚上坐在家庭的庇護下，有一角安樂而溫暖的地方的人是很好的。』我是一隻海鷗……不，不是的。(擦她的前額)我剛才說什麼呀？對啦……屠格涅夫……『天主教一救所有無家可歸的流浪人吧！』……沒有關係。(嗚咽)

特列甫勒夫 寧娜，你又在哭了……寧娜！

寧娜 不要緊，這對於我是好的……我有兩年沒有哭了。昨兒深夜，我走到這花園裏來看是否我們的舞台還在那兒。它還是站着的。兩年以後我第一次哭了，這樣才使得我的心輕快得多，舒服得多。你瞧，我現在不哭了。（拿着他的手。）現在你是一個著作家了……你是一個著作家，我是一個女戲子……我們曾經都給捲到那漩渦裏邊去。從前我像一個孩子似地快活地活着——

我在早晨醒着就唱歌；我愛你，我還夢想名譽，可是現在呢？明兒一早我就得坐三等車到葉勒茲去……和鄉下人一塊，在葉勒茲，那些受過教育的商人會慫恿得把我煩死了。人生才是一件難堪的買賣呢！

特別甫勒夫 幹嗎到葉勒茲去？

寧娜 我訂了一個整個冬天的合同。現在到了去的時候了。

特別甫勒夫 寧娜，我詛咒過你，我恨過你，我把你的信和照片都給撕了，但是我每分鐘都覺得我的靈魂永遠地和你的連在一塊。不愛你是我的力量所辦不到的，寧娜。自從我失掉你而開始使得我的作品出版以來，我的生活已變成不堪的了——我是不幸的……我的青春好像是突然地給撕掉了，我覺得我好像已經活了九十年似的。我呼喚你，我親吻你在那上面走過的地土；不

論我望到那裏，我都看見你的臉孔，那使我的生命中最好的日子充滿快樂的那溫存的微笑：  
寧娜（心亂地） 幹嗎他這樣說話呢？幹嗎他這樣說話呢？

特列甫勒夫 我在世上是孤獨的，得不到情感的溫暖。我冷得就好像我是就在地窖裏一樣，我所寫的一切的東西都是枯燥的，生硬的和陰鬱的。就在這兒吧，寧娜，我懇求你，否則就讓我同你一塊走！

（寧娜很快地戴上她的帽子和披巾。）

特列甫勒夫 寧娜，幹嗎這樣？看上帝的面，寧娜！（當她穿戴的時候，他望住她，一個停頓。）

寧娜 我的馬在門外等着。你別看我動身，我會一個人走……（流着淚地說）給我一點兒水……

特列甫勒夫（給她一點兒水） 現在你上那兒去？

寧娜 到鎮上去。（一個停頓。）伊麗娜·尼古拉葉夫娜在這兒嗎？

特列甫勒夫 是的……舅舅的病在禮拜四加重了，所以我們打電報要她來。

寧娜 幹嗎你說你親吻我在那上面走過的地土呢？我真該殺。（屈向桌子）我累極了！如果我能



夠休息的話……如果我能夠休息的話（舉起她的頭來）我是一隻海鷗……不，不是的。我是一個女戲子。哦，好吧！（聽見阿卡特汀夫人和托里哥林的笑聲，她傾聽，然後跑到左門從鎖匙洞裏望過去。）他也在這兒……（回身對特別甫勒夫）哦，好吧……這沒有關係……沒有……他不相信演戲，他老笑我的夢想，所以我也漸漸地不相信了，我灰心了……然後我給愛情和妒忌弄得我煩惱極了，同時我還不斷地埋怨我的孩子……我變得又淺薄又無聊，我演得笨極了……我不知道把我的手臂怎樣動，我不知道怎樣站在台上，我也不能夠控制我的聲音。當一個人知道自己演得不成體統的時候，他會有怎樣的感覺？你是不懂得的。我是一隻海鷗，不是的。……你記得你射死了一隻海鷗嗎？一個男子偶然地來了，看見它，爲了消磨時候，就把它毀了……一篇短篇小說的題材……不是的，雖然……（擦她的前額）我說什麼呀……我正在說起演戲。現在我不像那樣了。我是一個真正的女戲子了，我歡樂地、熱忱地表演，當我在舞台上的時候，我會沈醉起來而且感到我是精妙的。自從我到這兒以後，我不斷地走，而且想，我覺得我的靈魂每天都在加強起來。現在我知道，我了解，孔斯坦丁，在我們的工作裏邊——在演戲或是寫作裏邊——要緊的不是名譽，不是光榮，不是我所夢想的東西，而在知道怎樣忍耐。忍受一個

人的痛苦而且要有信心。我有信心，所以這一切就不大有傷害了，當我想起我的天職的時候，我就不怕人生了。

特別甫勒夫（悲慟地） 你找到了你的路徑，你知道打那條路走，但是我還是飄蕩在夢和幻想的混亂中，不知道這對於誰有什麼用處。我沒有信心，也不知道什麼是我的天職。

寧娜（傾聽） 噓，噓……我走了。再會。當我變成一個偉大的女戲子的時候，你來看我。你答應，好不好？但是現在……（緊握住他的手）晚了。我差不多站不住了……我又疲倦，又餓……

特別甫勒夫 就一回，我給你一點兒晚飯吃。

寧娜 不……你別看到我走，我自己會去。我的馬就在這附近……原來她帶他一塊來的嗎？對啦，這沒有關係。你看見托里哥林的時候，你別對他說什麼……我愛他！我甚至比以前更愛他！一篇短篇小說的題材……我愛他，我熱烈地愛他……我愛他愛到絕望。從前的日子真是美妙，孔斯坦丁！你記得嗎？生活是多麼的明朗，溫暖，快樂和純潔，我們有的是什麼樣的感情——像細膩的，美麗的花朵那樣的感情……你記得嗎？（背誦）「人們，獅子，鷺鳥和鸚鵡，有角的鹿，鵝，蜘蛛，住在水裏的沉默的魚，海盤魚和眼睛所不能見到的生物——那完成了它們的憂愁的歲月

的，一切有生命的東西，一切有生命的東西，現在都絕滅了……千萬年來，地球沒有把活着的生物降生在它的面積上，這個可憐的月亮也徒然地放射它的光輝。在草場上，鶴鳥也不再長嘯一聲地醒來，菩提樹上也沒有五月甲蟲的聲音……」（衝動地擁抱特列甫勒夫，並且打破玻璃門跑出去。）

特列甫勒夫（在一個停頓以後） 如果有人在花園裏碰見她而告訴媽媽的話，那才可惜呢。也許這會使得媽媽傷心……

（他刻不容緩地把所有他的原稿撕碎，接着把它們扔到桌子底下去；然後把右門的鎖打開，出去。）

杜恩（想開左邊的門） 奇怪。這道門好像是給鎖着了……（進來把搖椅放回它的原位。）一個障礙的賽跑。

（阿卡汀夫人和波麗娜登場，耶可夫端着一個有瓶在上面的盤跟住她們；瑪霞，然後莎孟列夫和托里哥林。）

阿卡汀夫人 把波里斯·亞力克斯葉維西鳴的紅葡萄酒和啤酒放在桌子的這兒。我們一面打

牌，一面喝酒。朋友們，我們大家坐下來吧。

波麗娜（對耶可夫） 同時把茶也給拿來。（點着蠟燭，在牌桌子邊坐下。）

莎孟列夫（領托里哥林到食器廚邊） 這就是我剛才說起的那個東西。（從食器廚取出那剝製了的海鷗。）你所吩咐要弄的東西就是這個。

托里哥林（望着海鷗） 我不記得它了。（沉思。）我不記得它了。

（台右發出槍聲；每個人都嚇了一跳。）

阿卡汀夫人（恐懼） 這做什麼？

杜恩 沒有什麼。一定是我的藥箱裏邊有什麼東西給爆掉了。別擔心。（打右門走出去，一忽兒工夫就回來。）是了。一瓶酒精爆掉了。（吟哦。）『我站在你面前又給你迷住了……』

阿卡汀夫人（在桌子邊坐下） 噢，我真嚇死了。這使我想起怎樣……（藏起她的臉在她的手裏。）這把我弄得頭昏極了……

杜恩（翻着那本雜誌的書葉，對托里哥林） 兩個月以前這上面有一篇文章——一封從美國來的信——在許多事情裏面，我本想問你（把他的手臂繞住托里哥林的腰，領他到脚光前去。）

因爲我對於這個問題十分感到興趣……（用一個很低的調子，放低他的聲音。）無論如何，想法子把伊麗娜·尼古拉葉夫娜帶開。事實是：孔斯坦丁·格弗立洛維西自殺了……

（幕落）